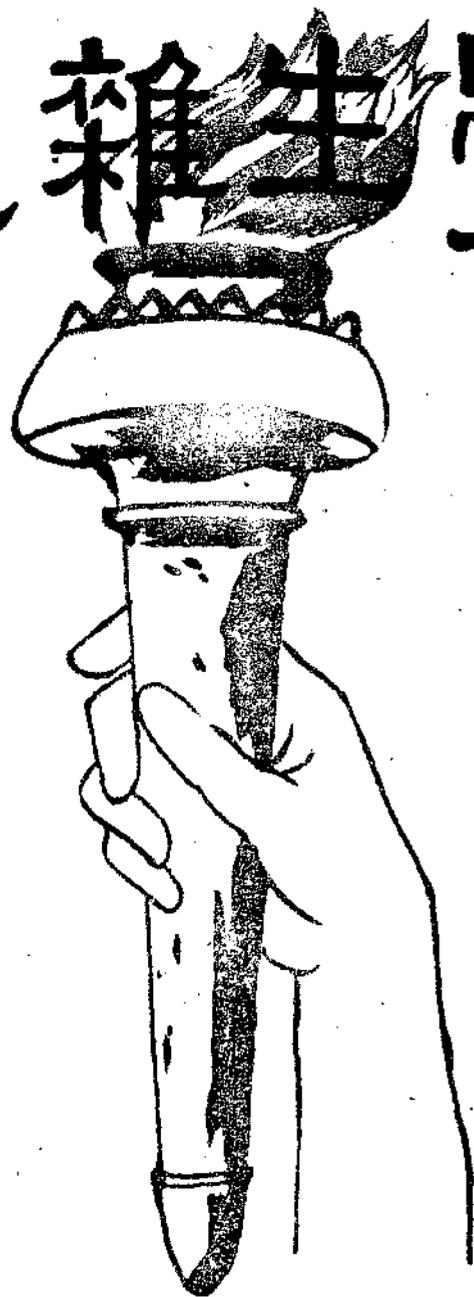


編主哲學王

學 生 雜 誌



第 二 十 三 卷 第 八 期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學生雜誌第二十三卷第八期目錄

生命的學問.....	姜蘊剛 (1)	最新式的眼鏡.....	子健譯 (50)
怎樣演說.....	方樂天 (7)	遊樂場.....	編者 (52)
麥克阿瑟統治下的日本.....	學哲 (15)	科學世界.....	青人 (53)
衛生的智力商.....	周尙 (19)	堪以爲範的荷特維里青年.....	桂兒 (55)
還鄉手札.....	沉弓 (23)	少年時代的安迪生.....	George S. Bryan 原著 天超譯 (60)
是這麼一個人.....	王瑋 (27)	花落知多少 (續).....	子予 (68)
鷹.....	首藉 (31)	一個少女的死.....	陳哲福 (76)
微波雷達 (microwave radar).....	李質有譯 (36)	學生作品	
加里福尼亞大學的性教育.....	呂飛 (38)	生念.....	松 (82)
增加你的英文生字.....	子予 (41)	淚痕.....	野生 (83)
「花靈」的嘆息 (一個神話).....	子予 (42)	端午節在景海.....	程殿華 (83)
火的故事.....	恐人 (47)	菜油燈的復活.....	冷英 (84)
		懷慘的重逢.....	陳文 (85)

生命的學問

姜蘊剛

本文係成都西大教授姜蘊剛先生之近作，姜先生為我國之名教授，近年提倡狂騷運動，尤為一般學生所擁護。本文即說明狂騷運動之意義，原載於姜先生主編之「狂騷」週刊——編者

去年春假到靈岩書院講學，為學生講了一個題目，叫着「學問之道」。將學問分為三項，即可以說有三階段。第一為知識的學問；第二為生活的學問；第三為生命的學問。

淺顯的講來，所謂知識的學問，就是此學問專門在於知識，於知識本身之外並無目的與功效。最高的努力，也只在求理論之由來，不問事實之由來，純在於知，不在於行，問題即在只問知不知，並不問行不行。

生活的學問則重於行，或可以說是在於知行合一。是即王陽明所言，未行只由於未知，行即是知了。行是行其所知，知必然就能行。把知識與行為

打成一片。即是說，生活在學問之中，而其學問就是他的生活。

生命的學問則更進一層了，不僅於知識與生活而已，而要以其知識或生活領導羣倫，使人類社會蒙其深厚之影響。所謂先知先覺，聖賢之流，都是有生命學問之人。自身靈性非常圓熟，其所久露的光輝的散發，是德性最高境界的人物。

就以此淺顯解釋而論，橫挑起當然為學問之三項，若豎立起看來，當然就是學問之三階段了。

由三者言，第一是屬於科學的範圍；第二是屬於倫理的範圍；第三是屬於藝術的範圍；各自獨立，自成區域，不必有所輕重。

由三階段言，則層層隸屬，第一為第二之基本建築，第二復為第三之基本建築，第三則為學問之最高境界，亦為學問之最後境界。

現在我們所討論的，則偏重於三階段之說，尤重於生命的學問之體認。

如以常情而論，人類尚未普遍的踏入第一階段，故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並未普及，尤以第三種學問經數千年，亦僅為極少數人所具有。人類社會之日趨於敗壞，以這個關係為最重大之緣由。

所謂知識的學問，由其正面來說，即應該對於事物必獲有恰如分際之觀念。要如大學上所言：「格物致知」；斯賓諾沙所言「據邏輯之界說而得來的知識」(Knowledge by logical definition)。

方能是知識的學問。斯氏將知識分為四類：(一)由傳聞或由某種任意稱謂的名號得來的知識。(二)由泛泛經驗得來的知識，亦即未為知性所決定之經驗得來的知識。(三)由於一物之本性推至另一物而得來的知識。(四)純從其本性以觀一物或純自對於其最近因之認識而得來的知識。很明顯前三者之知識皆不正確，惟獨後者方免錯誤。但能夠免於無誤之知識，求之於一般人中已是很難，因此，此第一

階段之知識學問，已大成問題；況且所謂知識的學問，實在不過是人類學問之起點。由另一方面來說，人類之知識的學問，已知其壞，未見其善，只蒙其惡，未得其利。不怪老子盧騷等人，早年就盡量痛詆人類之墮落，純由於知識學問的結果，老子要愚民，盧騷要回到自然，都不是偶然的。

事實上，問題到今天更看見人類的知識，大出其毛病，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都作為戰爭謀殺者之工具。禽獸界莫有的橫惡殘虐現象，完全依隨於人類智識之進步而增大其程度。原子之研究，在不曾對人類任何福利貢獻之先，一枚原子彈已經炸死數十萬人。這是無怪愛因斯坦等人也發出無窮之歎息。

近世國爭之劇烈，霍布士，達爾文，康樸魯維茨，馬克思等人，絕對不能解其咎。似是而非的理論，只從衝動方面辯證。一套理論的威法，給子生理上心理上不具者們以本能的滿足，便弄得思想界烏煙瘴氣。由是而產生世界上兩次大戰，大約第三次也將不免了。

若果如此，老子盧騷等人的退化論，難道竟是正確的麼？是又不然。這有幾點可以說的：第一，

人類知識只有進步，決無倒退之可能。第二，人類知識祇有錯誤律的發展，決非本體就是錯誤。第三，人類知識絕對不能純獨立的存在，應由人羣共利生活所駕馭。

因此，又有兩點要說的：第一，人類知識，必是正確的學問；第二，人類知識必屬於生活的學問。

大學上講「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這一節話，即可以講明以上兩點。正確的知識的學問，必然要經過「格物」的工夫，格物正即斯賓諾莎所說「界說而構在思」的意思。格物致知，原是要為着誠意正心修身的，這個便是生活的學問。

由是，我們便發覺人類所以異於禽獸者雖然是知識，但知識並不能單獨的完成人類。純然偏重於知識的發展，第一，容易產生玩弄知識的詭辯學派 (Sophist)，第二，容易產生以知識為剝削天下骨血的混世魔王；第三，只是以發明殺人利器如炸藥與原子彈之類；再不然，第三，只是以產生無數的腐虫與蠱，新舊八股先生，如西洋人喊的：「有學問的笨蛋」 (A learned fool) 因之，壞天下者皆是此等有知識之人也，故老子說：「不以智治國

國之禍，以智治國國之禍。」

由蘇格拉底以來，便高唱知識即是權力，產生權力並不生問題，就只在問此種權力於人於己是否必然是幸福的？所以必然要除去以知識為至上的念頭，而將智識的學問看着為供着我們驅使的奴役。

實際上，今天世界的人類，還是屬於無知；第一，不知知識是甚麼？第二，還不會具備有知識。

要將知識成爲真的知識，則培根所指，四種「偶像」固然要打破；而康德之「依原則而認知」 (Knowledge by principle) 的工夫則必做到，否則人類縱有知識，也是虛偽的，傷害的，自欺欺人的，何況人類還不會普遍的有知識呢？

因此，我們還要強調知識的學問，不過不以知識的學問爲止境，而以之爲學問之初基而已。人類知識正是做人之源，但真正的人不是知識的。真正的人，第一，還是生活的；第二，還是生命的；換言之，人不是神鬼，還是生物之最高級現象所以不能離開生活與生命的。要是學問而離開生活，固然無從體認知識之必然產生的價值，所以有人要反對知識；要是學問而到結底與生命無關，一切人生知識與行爲當然都是罪惡的來源。

所以第二階段，必然是生活的學問。生活的學問是生活與學問不可分，除生活以外也根本無所謂學問。學就是學生活，問就是問生活。生活的發展就是學問。人類原始的學問，是由生活中產生的。自有學問與生活分家以後，人類的學問固然是裝飾品式的繁榮，而人類的生活也就是衰頹得無欣欣向榮的生氣了。生活與學問成爲兩楔之後，只有互損而無互益，所以人類早已墮落。盧騷所痛詆的文化，應該正是這個情況。

在六朝時代社會紛華，一切偏於彫斲，文藝宗教無不反乎人道，所以歐陽修罵晉人無文章，只陶淵明一篇歸去來辭而已。唐宋而後人心不振，反高唱心性之學，離生活愈遠，學問愈無力氣。陽明出來提倡知行合一，本即有所見而然；清代復產生顏李學派，盡量攻擊非生活之學問，而全在行的實踐方面着手。他們說，「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習齋）又說：「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死以此」（恕谷）。

不必宋人如此，不必中國人如此，現在世界人類文化發展，全有此種脫節之現象。法西斯主義的

學問，固然發生極謬誤之重大結果；其他各種主張思想，多半由書房圖書館研究出來的，妄以偏執之觀察而產生一套沖積之理論，竟欲以之易天下，未必不較之更甚，無怪禍亂相因，節之未已。尤其是公式文章機械的論證思潮，充滿各個頭腦簡單，心情懶惰的青年羣中，正如顏習齋說的：「率古今之文字，以食天下人之神智」。這豈非是可悲的現象！

無他，生活與學問隔離太遠，懸疏太久了。

欲振其衰去其蔽，則只有提倡生活的學問。簡言之，要從情操與氣節之養成方面下手。所謂情操是內心生活與外在生活打成一片的，絕對避免兩重人格及詭譎面孔的扮演。在治學方面固然追求真是非，真概念！在行爲方面，也必由其所學所知而表現出來。人們有一定之情操，自必發生一定之行爲，情操乃支配行爲之動力，有情操者絕對不會三心二意，朝雲暮雨，凡所表現皆有其性格在其中，此即有情操之故。氣節之由來，與此相同。文天祥云：「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即謂生活與學問是一件事，孟子所言養吾浩然之氣，均指人格型之鑄成，要將生活與學問打成一片。惟有這樣，社會方有生氣，而人與人之間亦始有交接之規範軌道可循，

是即所謂道義是也。

孟子所言之大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以至此？因其於事理認得真，站得穩，態度明確，自然有了一種實際的生活學問，絕對不為外物誘惑，而絕對雍容自守。文天祥與洪承疇的區別就在這裏，周公與王帝的區別也在此裏。儘管理論高深，知識充分，要是生活與學問未能打成一片，結果不免自相矛盾。從前法國哲人孟塔鳩高唱懷疑論，以為真理都不足憑依，而謂人的求知只須裨益於生活者，即為對象。所以他說「吾好讀利用科學之書，而不欲得組成科學之書。」

我們絕對不是功利主義論者，主要只在於多得生活的經歷，培養自己生活的內容，明確言之，在充實自己，建設自己，使自己不為自己所學習者而苦悶與戕賤自己，求人格之統一，而為完成生命的學問之準備。

甚麼叫着生命的學問？生命的學問是大智大仁大勇的學問。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智者樂。仁者就是充滿同情心，於博愛精神的人物，大仁就是人我合一，萬物同心，絕對無所猜忌與仇恨之謂。勇者是一個富有積極精神的勝利態度者，只知前

進，決不後退；只知創造，決不自殺。大勇就是能衝決樊籠，獨立自尊，是絕對自勵精神的人物。智者無惑，明鑑一切，無所間隔；大智無餘，大智，大仁，大勇三者俱備，始然後謂之曰生命的學問。

生命的學問，發之於內，運用自然，故影響所及，普遍而永遠。有時固可由知識之充分而匯合於生活之後；但有些也不必有所進層，即可直達融熟之境界，是所謂生命的學問，修養可致，亦有無所謂修養而出之於純真之生命者。

故生命的學問，不管是修養而來也好，不由修養而來也好，其真正之要點則在於生命之圓滿。世人之所以必由修至而來者，因其純真不為世俗之所掩，不直接以生命之本源而通達流露，反另由知識之學業下手，已有所礙，但終由此而上達，亦甚為有力。另外則有保其純真，世俗無由掩之者，官知止而神欲行，依呼天理，批大卻，導大竅，似若天生之聖人，必欲為萬民之領導，如孔子、釋迦、耶穌，蘇格拉底之流，其創造無不兼備智、仁、勇三者之精神。

實質之智、仁、勇三者，均發之於生命，並非棄之修為，修為之功，乃重返於生命之努力，因有

所失，方努力於尋獲，失之甚易，尋獲則難，故修爲功夫反較困苦。但若不尋獲，一生更無從體認生命之存在，故一般人仍必努力於生命的學問之修養方能顯略真正人生之價值。否則生命空虛，這較死亡爲難過，行尸走肉全爲私慾之存在，這較禽獸尤爲否定自己，那家的人生呢？所以無怪乎今天的人類社會，并不怎樣優越於禽獸之羣。

要圓滿生命，故必先剔除世俗之污垢，方能表露其光輝，因之必然要解放感情，打脫一切錯誤的傳統思想之束縛。今天許多人之純真，偏要作若干卑鄙穢惡的推測與猜忌，皆不外有傳統之低劣意識作祟。其所以然之原因，皆由於自身之無生命，當爲傳統意識或物慾支配與束縛，因此亦不相信他人會有健全之靈魂，可以爲自由人具有全人格之活動，惟天下之壞人，方不相信天下之無壞人；亦猶吃飽者，不相信天下會有餓得不可開交之人也。此皆由於習染之深，竟以習慣與天性相同。世俗傳統意識力量之大有如此，所以我們要實現我們的主張，便不得不先要由解放感情做起，從前林肯主張實現人道主義，故不得不先由解放黑人做起。解放亦非易事，會穩足者，放脚後還是很不自然，無怪

乎罵俄悲慘世界裏的主人翁，因竊入獄，出獄後還是耍偷竊，乃至於對於愛助自己之神父亦懷疑其別有作用之招待。但此主人翁終於改正爲善，足見解放雖非易事，然而並非絕對不可能之事，惟有解放方能有真感情之流露，故言生命的學問，必泛流於真感情之中。

感情之真實，亦即生命之真實，感情之偉大，亦即生命之偉大，感情或生命互相表裏，鮮有生命力薄弱而感情豐富者，亦鮮有感情淡漠而生命力充實者。生命是本體，感情是現象，故欲指生命的學問，即必先爲感情之解放。凡吝嗇於感情者，皆由於缺乏生命的學問之故。

民族狂飆運動之發生，實即爲感情解放之運動，由是而提倡之友情主義，新野蠻主義，慧能等，即出之於大仁、大勇、大知。大仁即友情主義，大勇即新野蠻主義，大知即慧能。因此生命的學問中之大仁、大勇、大知，實即民族狂飆運動中之友情主義，新野蠻主義，慧能說，於是生命的學問乃民族狂飆運動之學問。民族狂飆運動乃正爲生命的學問而努力，此種生命的學問之努力，乃即完成人之爲人之努力。

在討論怎樣演說以前我得先把演說的重要性說個明白，人類是天生的——一種社會動物，他不能離開社會而生活，他的生活意義和事業的完成，都靠着這個社會，工人不供給農具，農夫就不能耕種，農夫不供給食糧，工人也無法工作，這種相互的關係在大政治家大哲學家也是如此，一個大政治家須有各黨派的支持，纔能實現他的政治主張，一個大哲學家，對於自然界和人類行為的規律的發現，也須要有許多徒衆，替他闡明，替他宣傳，各種人是如此，從事各業的人也是如此，這原因是因為沒有一個人是萬能的，沒有一個人能不要別人的幫助，而能維持他本身的幸福，和社會的幸福，而加以促進的，這種幸福的維持和促進，全賴着一個社會裏各份子間的合作，這合作的延續，就是社會和個人生存的延續。

但是合作並不是憑空來的，人類之所以能合作，全賴感情意識的互通，彼此需要的了解，合作發展到

最高度的時候，全世界的人的意見和知識，一定都能彼此

怎樣演說

方樂天

交換，知識發明和物質需要，一定都能不分畛域的互易和

互助，人生意義之所以能終究達到目的，全賴於此，假使沒有人能了解你的意思和情緒，誰能和你工作，誰又能替你工作，假使你不把你的意思和情緒告訴人，誰又能了解你，所以人類的語言，是發展人類相互間合作的一種必要而不可少的工具，他可以幫助農人，從工人方面得到他的需要的工具，幫助工人從農人方面得到他所需要的給養，他可以幫助商人去販賣他的貨物，幫助教員去傳授他的知識，有口才的演說家，比起那不好談話的人，通常都更加得人歡迎，能得更大的成功，而對於他的主張能得更多的同情，一個大政治家，如果沒有口才去說動大眾，那他是會不得勢力的，一個大哲學家，如果他的言辭，不能使人相信他的發見，那他一定也會老死無聞。

人類的語言，是一種無價的工具，他能造作宇宙間偉大的事業，我們試想，蘇格拉底，柏拉圖，孔

子，耶穌是怎樣把政治倫理的種種規律，啓發世人，德莫色利斯是怎樣抵禦馬其頓人，堅守雅典城，把希臘造成一個文明的國家，西西羅是怎樣在世界史上，替羅馬共和國造成一頁光榮的歷史，英王約翰是誰迫着他簽訂那大憲章，大英聯合王國的議會政治，又是怎樣促成的，馬丁路得是怎樣去反對羅馬天主教徒，而發起新教主義的，克倫威爾，格勒斯頓，以及那般自由黨人的演說宣傳，對於英國代議制，是有怎樣重大的幫助，威廉本是怎樣抨擊英國專制的統治，而造成一種獨立自由的美利堅的思想，福祿特耳和盧騷這一輩人，是怎樣的攻擊僧道及地主階級，而做了法蘭西大革命的先鋒，亨利和莫菲孫是怎樣在美國獨立戰爭史中，佔了這樣重要的地位，林肯爲了他解放黑奴的演說，而在北美合衆國造成怎樣偉大的力量，達爾文赫胥黎這班人，是怎樣把適者生存的道理宣示給人們的，馬克斯對於資本主義剝削勞工的攻擊，在人類心理上，發生了多大的影響，而結果影響到人類經濟物質的生活，列甯是怎樣打破帝俄時代的黑暗，而在世界上建成一偉大的國家，這次同盟國，是怎樣能糾合各國的力量而把世界紛擾的情形，復歸於和平的，這一切活動的動機，不管他是利己，或是利他，他的結果，不管是有害有益，但是他在人類意識和情感上，都引起了極大的變化，這種事實，是不容否認的，老實說，人類一切行爲，大而至於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上之根本改革，細而至於男女間之愛悅，商販之兜售，小政客之自我宣傳，不管他叫作演辭也好，演說也好，演講也好，都佔有重要的地位，一部份世界史，有一部份幾乎是人類演說造成的，如果一切的人，都緘口不響，那麼思想也無法交流，力量也無法集中，也無事業可言，整個的世界都要死氣沉沉，我們生活，也太無價值了。

演說是一種心理實驗

擅長演說的人，實在是一個心理學的魔術家，他能使你笑，使你哭，使你發怒，使你恐懼，使你怒罵，使你鼓掌，他能使你有同樣的感覺，他能使你爲他赴湯蹈火，他能使你爲他的主張而犧牲生命，他訴說你的本能，喚起你的理智，玩弄你的情緒，把握你的心靈，叫你信仰他的信仰，實行他的行動，把

你的心靈，任他的意思去做作，他運用你的幻想，就像彫塑家運用粘土一般，他的語言，不但不使你討厭，反教你覺得聽他的話是一種很快樂的事。

不過這裏我們要注意人類天性的弱點，要注意人類心理的微妙，人們之所以能成爲演說家和不能成爲演說家的關鍵，就全看他對聽衆的心理，能不能了解，能不能把握，在向聽衆演說以前，演說的人，對於聽衆的人品，要有正確的評價，看他們還是一些烏合之衆，還是一些知識份子，而決定最適合他們的方法，一般的說，對待烏合之衆，恫嚇勝於鼓勵，諛諛勝於忠告，譏刺勝於攻擊，激發其本能，勝於喚起其理智，這因爲烏合之衆，通常都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他們的知識範圍，也只限於他們直接的接觸，和物質的需要，他們所欣羨的，就是生存，錢財，名譽，安逸，享受，他們所惡嫌的，就是死亡窮困，羞辱煩惱，痛苦，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做演說者很可靠的參考資料，他正可利用這些，來向羣衆發揮他的口才，但是這些資料，如果用於知識份子，那就太可笑了，在知識份子看起來，可愛的東西，并不就是生存和快樂，可惡的東西，并不就是死亡和痛苦，他們的眼界并不限於切身的需要，他們的脾氣，又并不像莎士比亞作品中安道尼和布魯塔斯的聽衆那樣的喜怒無常，他們的性情，是比較的肅穆，比較的宏大，我們要想他們思想和行動，和我們一樣，我們只有激發他們的理智，喚起他們的名譽心和責任心，對於他們，我們要說明一個問題，確立一種主張，或反對一種建議，我們可以用的方式，就是三段論法，演說法，歸納法，條件證明法，反證法，本身推翻法，或舉例來說明，用更強的力量來說明，用比喻來說明，用這種種修辭的方法纔行。

演說的意義和技術

但是不管聽衆是一些烏合之衆，或是一些知識份子，不管我們所採用的策略，是要運用他們的情緒，或是要激發他們的理智，演說者對於自己的演辭，總要有一個意義，這個意義就是他一定要達到的目標，這意義不外下列三種：（一）就是要喚起聽衆的同情心，（二）就是要改正他們的意見，（三）就是要使他們行

動，或是指揮他們的行動。

一 喚起聽衆的同情心

我上面已經說過，人類是要合作的，要想合作他就得把他自己的見解告知別人，覓取別人對他的同情，這就是喚起同情心的必要，演說者要想有什麼動作，他第一件事就是要取得同情心，如果聽衆對他抱着一種敵對的或淡漠的，或譏諷的態度，他又沒有能力去控制這種情勢，那他一切的努力，縱使盡是一番好意，也歸無用，要想覓取同情心，我們須要考慮的，不但是聽衆的人品，就是我們演說的時機演說的地方，和我們在這四時機，這種地方演說態度和神情，也得要加以考慮，因為在沒有開口說話以前，演說者給與聽衆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他的態度，態度這個字，在此地的含意，就是演說者的神氣精神和服裝，如果演說者不修邊幅，或過份時髦，那他一定會引起聽衆的輕視或詫異，因此而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如果演說者精神萎靡不振，心不在焉，或其趾高氣揚，看不起聽衆，那他對於聽衆，不是冷水澆背，索然無興，也會引起很惡劣的反響。

要想聽衆聽取我們的演說，我們首先要給他們一個暗示，使他們知道我們的演辭是不容忽視的，這個暗示，在我們服裝和態度上，是很可以不知不覺的表現出來，足以令人起敬的服裝，決不是輕佻奇異的，他一定是簡單樸素，整潔大方，足以令人起敬的神態，一方面是高尚宏偉遠大開闊，同時一定也是自然，溫雅恬適，演說者的神氣，一定要和演說的時機與地點配合，這兩件事，應該拿來決定演說者的神氣是否應該歡樂，恬靜嚴肅或憤懣，態度適合；語言中肯，表情既無不當，衣服又不刺目，這對於聽衆，卻是一個理想的吸引，在這種印象之下，演說者就可開始去喚起聽衆的同情，怎樣去喚起同情心呢？這裏他可以使聽衆知道，他和聽衆是處於同一地位；他可以切實的告訴他們，他是他們的朋友，他對他們無絲毫惡意，他對他們的幸福非常關心，對他們的憂患非常同情，他是努力要他們知道他們所不知道的事，他是努力幫助他們覓取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人類既是一個有理性有情感的動物，對於這種誠懇純潔的善意，又怎麼能拒絕呢？

二 改變聽衆的意見

聽衆的同情心既然獲取了，演說者即可開始來改變他們的意見，他可以從他們所知道的，說到他們所不知道的，從顯然易見的說到精微奧妙的，他可以把他們意見的錯誤指示給他們，他可以宣示他們一件事物因果的關係，一件事物所不能免的結果，所不能少的條件，兩種事件自然照合的地方，凡是辯論說明，敘事描寫，種種方法，皆可利用來證明自己思想的正確，自己主張的正當，和他們的思想與主張的不可能。

因爲演說到了這個階段，是比較的嚴重，單有聽衆的同情心是不能達到我們目的的，即使所有的推論方法；就他們的原形用來，也許沒有什麼效力，要增加我們理論的力量，要使聽衆的思想和情緒，都和我們一樣，那我們必須善用我們的聲音，善用我們的詞句，訓練很好的聲音，的確是演說者描寫他的意識的一個天賜的恩物，他能吸引聽衆享受他的情緒，他用他清朗的音節，能使一個集會興高采烈，他用他愉悅的抑揚節奏，打破那長篇嚴重的演辭的單調和沉悶，他用那變化圓轉的聲調，來保持聽衆的興趣和探究心，如果他的思想，遠大壯闊，他的聲音，就深宏得像大海波濤的洶湧一般，如果他的情緒，是崇高至上，他的聲音就像那高聳入雲的高山的莊嚴堂皇，如果他的情緒，是溫柔甜蜜，他的聲音就像那夜鶯婉轉一般的柔和，如果他心境憤激煩惱，他的聲音，也就像火山爆發般的破碎突出，他的聲音，時高時低，時興奮，時平淡，時急迫，時和緩，正好像一個「聲」宣洩他胸中的情緒，有了這種繪形繪神的聲，去感召那聽衆的感覺，還有什麼東西能逃避聽衆的注意呢？還有什麼東西，更能幫助聽衆來了解我們的意見呢？

除了用我們聲音的抑揚，來繪形繪神外，還有一種方法對於演說者很有益的，就是我們演說辭句，演說和寫作完全不同，他沒有時間給聽衆來細想我們的語句，他正好像長江大河，把浮在他上面的一切的一切，都滔滔滾滾的隨着流水，一捲而去，所以一篇好的演說辭，他的用字一定極簡單，極平凡，一聽即能了解，他的措詞，一定率直生動，無一語不切題，無一語須聽衆兜圈子的猜謎，他語語破的，領着聽衆直

向前進，因此，一個正確清晰的語句，幫助聽衆了解我們的意見甚大，正和用聲音繪形繪神一般。

幫助我們改變聽衆的意見的第三種因素，就是演說者的表情，表情就是演說者表現他的意思和情緒的直接姿態，他喚起聽衆的想像力，一顰一笑，一聳肩，一搖身，一舉臂，一指手，一睨視，一咳嗽，諸如此類的姿態，只要用得恰當，他所表現的意義，都較用許多字句所表現的生動得多，我們說話時表情表得過分，固然是覺得粗野，但是一個長於口才的人，他心裏的事，是會不知不覺的流露出來的，這種油然而來的流露，如果不去有意的控制他，他自然會使得我們的演辭非常愉快，一篇演說，如果沒有一點姿態去表情，那也會索然乏味使聽衆打盹的，因為一個演說者，如果呆若木雞的站在那裏，他還能夠喚起聽衆的興趣麼？一種抑止不住的姿態配合上自然的聲調，明白率直的言辭，加以充分理由，顛撲不破的真理，做他的後盾，這種演說，即使最頑固敵對的思想和信仰，也能夠變化得和演說者一樣，相傳韋白斯德童年時代，他爲他的母校達特茂司學校辯護時，曾使得整個法庭流淚，他這種感人的力量，就是他聲調和姿態的效果。

三 指揮聽衆的行動

聽衆的意見既經改變，演說者最後的工作，就是促使他們行動，或改變他們原來的行動，只要我們灌輸給他們的新意識，已經牢不可破，那這種工作就比較容易，儘管這樣，我們也還有一種難關須要克服，這難關就是人類天生的惰性，改變惰性的困難是這樣：知覺和思想是心智方面的，理性方面的行爲動作，則多少受感情的支配的，感情通常是暫時的盲目的，但他的威力較之理性卻大得多，我們常常因爲受一時感情的衝動，不加考慮，有所動作，而發生後悔，就是這個道理，要想做一個能指使聽衆行動的演說家，我們就必得激動聽衆的情感，以克服他們的惰性，使他們的行動和我們一樣。

但是我們如何來激動聽衆的情感呢？這個奧秘不揭破，演說家成功的祕訣，就永遠是一個謎，那末我們要想說服我們的聽衆，也只是暗中摸索。

人類的情感并不以是非問題爲中心，他的中心是個人的福利，個人的欣羨，在愛國志士方面，他的情

威的目標就是他國家民族的地位和幸福，只要他看到他國家民族的生存感受威脅，他隨時可以挺身而起，更無暇顧及他的力量夠不夠，在男女戀愛的人方面，他所鍾愛的人，就是他精神繫念的對象，在事業家看來，他事業的成敗就是他情感的焦點，在守財奴看來，錢財得失，就是他情緒環繞的主體，在自重自愛的人看來，名譽和社會地位最足以衝動他的情感，聰明的演說家，在開始演說的時候，就把聽衆的性情，分別一下，而把他們內心的隱曲，作個明察的估量，他全篇的演說都向着這種隱曲去進攻，一俟時機成熟，即在聽衆的內心，燃起熱烈的情緒來，到了那時，他的議論，自然然是不容推翻的，不容聽衆加以考慮的，聽衆本身會感覺着，聽從他的主張，是一種神聖的責任，聽從他的議論，對於自己的生存有無上的關係，德謨色利斯之所以能鼓動雅典人去抵抗馬其頓人，就是用的這種方式，亨利之所以能鼓動美洲殖民去抵抗不列顛帝國，也就是用的這種方法，宇宙間一切事業，由一二人策動羣衆的力量而完成的，也就是用的這種方式。

不過這裏演說者要問問自己對於他所建議的事業，有沒有最大的熱情，有沒有百折不撓的精神，人類社會和大自然界一切的物質毫無不同，如果我們要想一個物質，發生電磁性，我們先得要有一種東西他自己本身有電磁性，如果我們自己不願做那一件事，我們又怎能說動別人做那件事，如果我們自己對於本身的力量，還沒有自信心，我們又怎能說動別人做那件事？說人要說得動，要說得真知確見，描寫一個景象，解說一種真理，要說得歷歷如畫，我們自己對於這個題目，要有極深的興趣，我們對於一切的情形，要有極生動的想像，我們并且要有極熱烈的情緒去說明他，在一般反對我們的人的面前，我們對於自己的立場，要有確乎不拔的自信心，總而言之，我們要使人相信我們，我們自己先要相信自己，能使我们具有最大熱情的，能使我们喚起聽衆的興趣的，能使我们有大無畏的精神，去應付那羣衆的，能給予我們以堅決的大決心，去保持我們自己的立場，去完成我們自己的主張，能給與我們鎮靜，不去管那般敵對的人的一切非議，能給予我們一種力量去控制當前的局勢，去克服一切的反動的，能給予我們這一切一切的，就是我們的自信心，有了自信心，我們的聲調，纔能自然的配合着，我們的情緒，我們的姿態，纔能自然

而無做作，我們的詞句，纔能顯豁而有力量，我們的理論纔能堅決而不可推翻，有信心的演說者纔能得到聽衆的同情，纔能得到聽衆的信任，纔能得到聽衆對於自己主張全力的支持，自信心是知識程度發展到最高的結果，演說者有了自信心，就可以用他自己的心力來轉移世界，韋白斯德總統曾經說過：

『全世界成了世界知識公共活動的場所，一切的心力，天才，力量不管他在世界任何部份，皆可以任何國語言文字表示出來，全世界的人自然會感知到的……意識得有廣大的交換，智力的發現得有相互的交易，各國人的心思智力，皆能合作，以造成一時代的心理，一時代的意見。』

這一段話，可以用來作爲演說的作用和力量的結論，什麼人能夠否認，世界上的進化和進步，至少有一部份，不是人類的演說所造成的？

瑞士的人道學校

瑞士的娜亞湖畔，矗立着一座擁擠的小學校，人道學校。在荒漠的歐洲教育界裏，這間學校正像是沙漠裏的一小片肥沃地。保羅斯加希拔是一位七十五高齡的德國教育家，是這學校的唯一創辦人和教授，他會於一九一〇年，在德國的黑森地方，創立一所現代化的進步學校，在一九三四年，當納粹專權以後，他便離開德國跑到瑞士，在一間牧人的小屋內，繼續他的工作。雖然在歐洲的女子學校很少，可是在這所小學校裏，女孩子和男孩子卻一起讀書，學習古典文學，科學，圖畫和包括英語的語言學，現在一共有四十名學生。

這所學校裏每一個月卻舉行一次教員和學生的聯合會議，在這個會裏，學生可以提議把他們不喜歡的課程改換，但必需經應大多數同學的贊同，然後可以實行。

麥克阿瑟統治下的日本

學 哲

當輪船將要靠近日本海岸的時候，船上的人擁到船邊。他們急着要看看跟他們打了多年仗的國家到底是怎樣的。他們記得在這國土裏曾培養過不少在塞班叢林裏死守的士兵，曾經訓練過那些駕駛自殺飛機的飛行人員，駕着飛機冒着火焰向航空母艦的甲板俯衝下去。每個人都想知道日本人在他們本土上究竟做了些什麼。尤其是對於他們這些不速之客會有甚麼舉動。但是每人所發現的，都是些神祕而驚奇的事情。

當你在東京灣的海軍根據地登陸時，你會很高興的看見一個大的出差汽車廣告牌在歡迎你，上面寫着「喂，先生，請來和我們同遊橫須賀吧！」一羣眼睛閃着亮光的小孩，像黃蜂般的環繞着你，喊着：「哈囉，喬，巧克力糖、香煙有嗎？」岸上附近，是從前的海軍基地，一羣日本水手都馴服的在掃地。

沒有人能相信歷史上有這麼迅速的轉變，日本人會從瘋狂野蠻，而在投降後立即又會變得這樣和順。當我在日本為海軍服務時，我曾經到過大部份重要的城市，和許多鄉鎮。因為我會說日本話，我很容易和那些店員、失業工人、管家婦、農夫以及退伍軍人等交談。我發現每一處他們的態度卻是非常的誠懇。

有一次，我在名古屋遇見一個住在灰燼中的破屋的老百姓，他很客氣的請我進去喝茶。當我們的吉普車陷入三尺深的泥窪裏，十多個人義務的替我推車，他們的胸部幾乎完全陷入泥漿裏。在一個鄉村的小店裏，那個老板竟願把一件值一千五百日元的絲質和服贈給我，祇要我下次順便經過時再還錢給他。

任何人都不知道，接受這種顯然是虛偽的友誼是否有價值。許多對於珍珠港和巴丹島仍記憶的士

兵，分明是覺得很困惑的。當你看見那些被美國飛機轟炸而蹂躪成一片瓦礫的城市，你不能希望日本人會喜歡美國人的。許多日本人會有禮的告訴你他的父母或妻兒，就是喪身於這瓦堆裏。偶然在戰時陳舊的報章裏，看到描寫美國兵在塞班島怎樣屠殺日本婦孺的故事。這到底是日本人在數月中完全改變了他們的態度，抑或是新的善意宣傳呢？

日本官方顯然是想表現一個好的印象，減除盟軍管束的形式。許多穿着清潔光輝黑制服。掛着短劍的警察，對於美國人是最有月處。假如你在市區或近郊迷了路，站崗的警察會客氣的費上整個鐘頭，替你找到你所要到的地方。如果換了一個日本人在同樣的情形下，警察會不耐煩的叫他滾開。

鐵路的員工也知道適應這個新時代。美國人可以得到特別的權利。火車常常是很擁擠，但是每列車都有一節專車留給美軍的，即使沒有，站長也會帶你到佈置舒適的郵車或工程車裏。可能的話，甚至把別人趕走，也要給你找一個好位子。「日本泰晤士」是「自由色彩」的英文報，也發表日本官場的親美的論調。除了關於天皇的一切，你可以找到美國人對於日本人的批評，它載着「民主」是日

本人一時不能完全明白的高尚主義。大部份日本報紙，都正在唱着同樣的論調。

官方倡導的「討好征服者的運動，在日本所現出的是遠較其他國家成功。日本平民向來是被動的，別人叫他怎樣做便怎樣做，這回政府告訴他們說美國人最好，現在所做一切都是為日本人謀幸福。

有好些日本人對美國人客氣，完全是出於商業的動機。日本人雖然窮，但很節儉，他們知道美國是不吝惜搜集紀念品的，許多房子都變成百貨店了，他們等候着美國人光臨。和歌山是一個美國海軍駐紮地，小孩們在街上溜躑，看見過往的美軍，總是投以歡迎的呼喚，「哈囉！喬」。偶然看見猶豫不前的美軍，就趨前挽着他的袖子。在店鋪裏陳列着杯子，中國的磁器，錦緞，紙扇，或者是一些顧客們所不能看懂的古書。各式貨物應有盡有。

有時候，他們不用金錢交易。美國兵用一包香煙，一包巧克力糖去換取價值二十日元的貨色。由於這種實業交換能影響日本的幣制，所以日美雙方當局均下令禁止。

另一種親美心理是出於崇拜美國的威和豐富的

物資。很久以前，美國表現出物資上的進步，早已使那些野心的日人，有深刻的印象。

美國人的奢侈和剩餘物資的豐富，在今日已經完全證明了。美軍們的翻皮大衣，皮靴和其他優良的配備，使日本的鄉下老百姓看得眼花。有一次，當我在吃罐頭食糧的時候，一個老人走過來，要看看我吃的東西。我給他一些乳酪，並告訴他這是用牛奶製的。他感激地接受了，並且包一塊布包起來，說要帶回家裏給他的孫兒們吃。

最有威力的表現或者是我們機械配備的數目和種類。各種重量卡車終日在街巷不停的穿梭來去。一輛卡車在大阪把圍牆撞倒了，會立刻引起一羣人的圍觀。於是日本人開始批評他們領袖的愚蠢，認為他們以前詆毀美國的生產力量，實在是無稽的。

美國士兵的紀律對於他們發生很大的感化，當美軍登陸時，日本人以為美國兵也會來一次大屠殺，好像日本軍在佔領南京時一樣。美軍開抵京都時，商店都上了鎖，關起門來，不讓女孩子在街上出現。但後來他們漸漸知道，從前軍閥的宣傳是錯誤的，他們發現美國人不喜歡干涉他人，愛和小

孩子玩，愛收集紀念品，而不喜歡報復。現在，東京的一切都很快安寧。公路上你會看見美軍的卡車在疾駛，上面載着一家日本人，與美軍並坐着。

有些人批評，這種親睦的舉動，會使人覺得美軍是柔順與愚蠢的。差不多我所遇見的日本人都是讚揚美國士兵的軍紀，並認為日本人是值得效法的。

美籍日僑士兵的舉動，使日本人對於民主的組織，獲得最好的教訓。在戰時，日本報紙總是登載了許多關於集中營，美籍日人怎樣遭受虐待的情形。然而，這次美籍日僑士兵的表現，卻已提出了強而有力的反證。他們在日本的市街上，穿着和美軍同樣奢侈的軍服，他們面色紅潤，顯出非常健康的樣子，他們的體重，較祖國的日人，平均重五十磅。這些美籍日僑士兵，似乎已給予美國人所愛提及的民主，一個最好的證明。

我並不敢說每一個日本人都是歡迎美國人並願完全合作。我知道有許多人不喜歡我們。有時你向一個兵役年齡的日本青年問路，他會假裝聽不見，掉首而去。然而，這種事情卻很少。

日本現在是處於歷史上最不平衡的狀態中。他

們經過了十年自殺的戰爭，情感方面已是墮落。日本整個傳統的思想已經破碎。不能克服的軍隊已不存在。辛苦培養起來的工業已被毀滅，不可征服的國家已被征服了。日本人對於昔日政府所灌輸的一切，已失去了信仰。

多數日本人已不再關心日本的前途了，他們只要不挨餓，他們是願意依照麥克阿瑟的指示去做。許多曾在南方受教育的日本官吏，也願意自己去管

理他們的國家。但是他們能否度過這飢饉的危機，這是一個問題。還有，他們在佔領軍撤退以後，是否能順利的處理下去，也是令人懷疑的。

今後日本政府應該依照日本大眾的意志來管理。住在東京貧民區的人們，現在也把生活的形式改變了。他們自己必須肩負起這艱巨的復興工作。他們覺得把國內的水源改善，以及設法減少肺病，是遠較征服亞洲的野心，勝出許多。

避彈衣

有一個人想把他發明的避彈衣賣給滑鐵盧之戰時，負有盛名的布路丘大元帥，滔滔不止的說着這衣的好處。大元帥不禁插嘴道：

「讓我們看看你的發明物吧，能真正避彈嗎？」

「誓必靈驗，元帥。」

「好，我們要試試看，把它穿起來。」

「什麼，我穿。」

「當然你穿。誰發明的？是你還是我？」

這人戰慄的穿上了這衣後，布路丘便叫人拿了手鎗來。當他舉鎗正要射擊時，這發明家卻已奪門而遁了。

「喂，聽着！」布路丘在他後面吼起來，「你所發明的不是避彈衣；而是很好的隱身衣呢！」

衛生的智力商

周尙

文明是一件東拚西湊的百衲衣，誰也不能誇口是他獨家製造。東方文明西方猶未瞭解的還多，西方文明東方尚不能體味得出的亦不少。醫學的文明程度年來雖有長足進步，可是多數人仍固執着鄙陋的迷信和傳說。

「船將沈，鼠先逃；人將死，虱先跑，」是乃格林蘭人的理論，所以他們身上沒虱子，心裏便異常不安。好朋友相聚無事做，互相在頭上捉虱，然後端端正正放在虱主兩齒間。這是黑龍江流域土人覺得表示夫妻恩愛或朋友交情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阿爾泰山和百部西伯利亞的突厥人也酷愛此道。他們的皮衣長滿了虱子，整天的搜扒，捉到了向嘴裏送，嘖嘖不止。雷特洛夫博士(Dr. Rudloff)親見他的嚮導在一分鐘內捉到八十九個虱子。

吐唾沫在我們是一件骯髒的事，在東非洲傑伽(Jagga)黑人是一種緊要關頭的祝福。新生的孩

子，生病的人，全要法師來吐四口唾沫。一日三餐，夜來一覺，還有比這更衛生嗎？好吧，玻利維亞的印第安人便不以爲然：睡幾點鐘，爬起來吃一頓，躺下再睡，睡起再吃一頓，祇要高興，白天睡也何妨。

上尼羅河域，盆碗器皿全用牛溲洗滌；阿爾泰山一帶用頂髒的羊皮碎塊。西伯利亞突厥人永遠不把牛奶桶洗乾淨，說是洗淨了小牛要送命，母牛會不出奶。荷匹女子剛剛以小掃帚刷頭髮，馬上又拿它掃玉米粉。依斯基摩女子天天洗髮洗身，可是不用水而用便溺。格林蘭人在屋外登坑，野狗就是清道夫，不過狗糞鋪滿在屋子裏，聽了也要嘔。喇嘛教信徒以及阿爾泰山的居民都不洗身，皮膚積下厚厚一層鱗皴，衣衫變成油透了的破布，要做到不成話才脫掉。

美國許多受教育的母親相信只要拿一把鹽放在

兒童手掌中，可制止痙攣。不特此也，他們對於新的衛生學醫學也被不少的「傳說」所迷誤，下邊二打事情，有些是對的，有些是錯的，假使你懂得衛生學，那你能答復得很正確，否則你還該孜孜求之衛生的科學。

一、一個清潔的牙齒決不會腐蛀。

(錯的)倘使牙齒缺少鈣質，倘使一般的健康不良好，或者有些疾病如軟骨病阻礙了營養，牙齒照樣的腐蛀。

二、少飲酒與多飲酒一樣的壞，並將縮短你的壽命。

(錯的)依據潘爾博士 (Dr. Raymond Pearl) 研究，男女飲少量的酒，其壽命較完全戒酒者略長，較酗酒者約多活十年。

三、每夜八小時的睡眠是很緊要的。

(對的)縱然許多的評論尚不一致，但醫師不容易找出像安迪生那樣少的睡眠。許多人晚上睡不足八小時，往往在白天有一個小睡的補充。

四、牛乳含有各種養料的食物，對於每個人都適宜的。

(錯的)它雖然有益於大多數人，但少數人有一

種後天性免疫的吃了它，每致喘息。

五、瘦人壽命長。

(對的)百分之六十的老人是瘦型的身體。四十歲以後體重超過了平均數是不利的，而瘦型的人最能耐久心臟和動脈的衰退。所以他們活長壽，西洋人叫作「瘦馬跑遠路。」

六、禿頭是因為幼年時水放在髮上或因戴了緊的帽子。

(錯的)普通的禿頭是遺傳的，實在無法可避免。有人說完全禿光的能被理髮師醫愈，殊不可信，這是常因傳染關係，並無遺傳性質，像這樣的禿頭，自可以消毒法治療之。

七、色盲的父親有色盲的兒子。

(錯的)由於女性方面，也許會產生色盲的外甥和色盲的男性孫子。男子患色盲的佔百分之三至四，而女子只佔百分之點五。更有進者，色盲似乎祇由女子傳遞的。

八、晚年時攝護腺的疾患，由於年輕時性慾過度。

(錯的)攝護腺的肥大是這腺頂普通的疾病，是因為男女間性的內分泌失去了平衡。這種平衡的失

去，往往是男子所造成，自然，年齡也影響某些腺的變遷。

九、女子比男子能夠忍痛。

(錯的)這是一種個別的反應。有些人從他們的情緒態度或他們的感覺程度能夠比別人忍耐得起痛。

十、女子比男子能夠忍冷。

(對的)她們皮下有一層較厚的脂肪，遂使她們比男子抵抗得住冷。你看女子的衣服總較男子穿得少吧。

十一、女子在月經停止時期精神上常是極度的紊亂。

(錯的)這是過去的一種婆婆媽媽的老話。在這個時期也許變得不安，但極少成爲嚴重的疾患。假使她們在這時期以前早有精神或情緒的不穩定，那末此時或將有問題。

十二、補救男女兩性『神經疾患』最好的方法莫若結婚。

(錯的)性的經驗並不能醫療神經的不穩定。相反的，結婚的問題和適應將增加以前所沒有的情緒的不善適應。

十三、神經損毀是由於工作過度。

(錯的)一個人如果無憂惱，他能幹意想不到的艱苦工作。神經官能病往往是由於恐怖和挫敗的結果，而不是由於疲倦。

十四、身體過重常因多吃所致。

(對的)吃得過度常致身體過重，那是自然的道理。還有因腦下腺或甲狀腺的不平衡也會使人特別肥胖，但因這種內分泌的問題而致體重過度的，究竟百人中找不出二個人。

十五、分娩可不受痛苦了。

(對的)正常的分娩，有時不用藥物，可無痛苦。何況時至今日，醫學進步，新藥層出，許多母親的分娩，完全若無其事的毫不覺得痛苦。

十六、偏頭痛特別影響於感覺靈敏智力高超的人。

(對的)昏憒、安舒、肥胖型的人很少會遭遇到這種苦惱的災禍。

十七、盲腸炎是吞嚥了小顆種籽而起的。

(錯的)真正的原因尚未明白。盲腸是腸臟一部份的退化器官，在大動物爲一個消化器，在人類則爲無用之物，微生物很易進入，正像西諺一句話：

「一個懶漢的頭腦是魔鬼的工場。」
 十八、治療便閉的最善方法是常服輕度的瀉藥。

(錯的)繼續應用瀉藥不特無益，而且使得便閉變本加厲。食料中充分的含有水果蔬菜，具有適度的維生素原是一種矯正便閉的安全辦法。

十九、年過四十歲的人不可追乘車子。

(對的)在這時的年齡，心臟的情況不良於適合因快跑而竭力所起的意外。這個竭力可使柔弱的心臟發生致命的危險，可是在平常情形下，這種心臟是應付得很好的。

二十、神經的疾病祇是痛苦。

(錯的)他們確是苦惱，但這原因不是有機體；它是在他們的頭腦裏和情緒裏。

二十一、兒童近視配戴了眼鏡會得愈戴愈深。

(錯的)一個兒童驗出有了近視，應馬上配眼鏡，配得十分正確的時候，也許會把眼睛恢復到正

常，若不戴眼鏡則近視程度將每況愈下。

二十二、痧眼是無法醫愈的。

(錯的)據劉以祥眼醫師實驗報告，用新出的某種藥物，一面吞服，一面擦滴，一個月左右，自能全愈。

二十三、肉類湯汁營養不足。

(對的)最濃厚的肉類湯汁所含營養成分亦不過百分之二十，所有的滋養品仍留在肉的渣內。

二十四、一天應吃四杯開水。

(錯的)一個人在口渴時即喝水，不渴時可不喝，一天不一定要規定四杯，不喝水固有害，多喝水也是無益的。

凡研究心理學的人都懂「智力商，」英文縮寫為IQ，即表現一個人智力的高低，在衛生上的智力商，是測量一個人對於衛生上智識情形，上述各條，可知你的衛生智力商的一部分。

長壽的老人

四川瀘州有一位老壽的老人，現年一百四十六歲，生活如常，精神矍鑠。他是從前左宗棠部下的部官，曾參加石達開的葬禮，比左宗棠大二十二歲，比曾國藩大一歲。

還鄉手札

沉、弓

自故鄉出來的人，都又要回到故鄉去了。

連我也莫名其妙，爲什麼一談到要回去，本是平靜的心寧，便再也安靜不下來。自然我並沒有發誓，說我永遠不要再回去，而我離開故鄉，總下了很大的決心。「不高居駟馬，不過此橋。」那未免太負氣，太誇張；我自量是沒有這樣大的本力，沒有這樣大的志向。只記得，我只這樣的說過：「我不是要安心依賴你們，看吧，不能自力謀生，我是沒臉回來的！」我沒有空中懸傘的魔術，我只能腳踏實地的幹呀！

「那嗎，現在你是能夠獨自謀生的了。」

「我想這是可能的了，至低限度。」

兩年前的今天是我離開故鄉的日子，也是我從遙遠的川邊，回家不上一月的日子。匆匆而回與匆匆而去的心情並沒有兩樣；我怕回去，可又不能不回去，怕離開可又不能不離開，雖然我從來就是一

個硬心腸的漢子，可也夠耐當時酸楚與躊躇了。

我是又要回家去的人了。

我的家是住在一所小院子裏的。那所院子是一個搖籃，是一坯富含養分的泥土，我是在其中生長了十幾年的。起初搬到那所院子裏時，我還是一個只看了兩三年太陽的孩子。蹦蹦跳跳地向着別人說：

「我們搬家了呵！」我不十分明白其他的人作小孩時的思想，我不十分明白我那時的思想，是否與其他小孩的思想一樣。我那時只希望天天都搬家，天天都住一個新的環境。的確，只一兩年的時間，已使我對於家裏的每個角落——晒台，一層樓，二層樓，客堂……生厭倦，感到腐着的疲乏。「我們搬家了呵！」這是我感受到初生人世的喜悅，畢生最大的喜悅了。

年齡一天一天的大了。人與人間的歡笑與情誼，又代替了我要求新鮮環境的欲望。我快活我從

自己的家庭的關係外取得了新的關係——我整日裏同鄰家的孩子嬉戲起來；我們同是一羣不知世事的小天使，我們同樣領略着幼小生涯的歡笑。……

窄狹的天地關不了廿世紀的青年的心，窄狹的天地只能在我們的心底印上鴿籠式的記憶；廿世紀是人類生翅勝，是青年人自由飛翔的世紀。

你沒有永遠蟄居家庭的幸福，你卻脫不了家庭予你永遠牽繫的鎖鍊。是流浪者都永遠要跌進這矛盾思想的漩渦，你究竟是所謂「家」的懷抱裏生長出來的。流浪給予了你生的外形；家庭哺育了你生的實質，誰能脫掉這忠實的寫照呢？

開家又是整整的兩年了，無聲無臭的蟄居在這陌生的地方，我咀嚼自己的靈魂，忍受着生活的鞭子的拷打，我對於這變了本質的家又有所記憶了。

家鄉的朋友來信告訴我說：「你回來就住我這裏吧，你回去是很不便的。」我知道我的家又有所變易了——我真的被拋棄了，真的被那幾千年文化的結構所拋棄了啊。

現在我又萌起回家的念頭了，而且明天就要走，再沒有躊躇的餘地了。

同道還鄉的只有L君。忙了半個多月的攷試，便什麼心思都沒有了。雖然所攷的幾個學校都還沒有發榜，可是酷熱的天氣和心理上的疲乏，已迫使我們沒有再攷他校的勇氣了。

「回去了，假如各個學校都沒有名字又怎辦？」

「有什麼要緊，我們教書去吧！」

「我們教書去吧！」我默念着L君的話，我的心裏感到莫名的難受。我不是剛丟掉粉筆麼？我雖然生長人世只有廿年的光陰，而粉筆已磨去了我十分之一的生命。我以稚弱無知的身手，跳進了教育圈裏，由於胆大，由於不怕挫折，我爬上了於我毫不相稱的寶座。收斂着我孩提的心靈，收斂着我從流浪中拾得的窮酸相，我要道貌岸然講述給無數同我一樣年齡的青年以爲人之道。我是一株稚弱的梅花，被生活之手給我彎枝了。

我應當再作彎枝梅花麼？

「教書？」我沉吟起來。

「你還愁什麼，你不是已考上××大學了麼？」

是的，據我說已考上××大學了。那是昨夜L先生告訴我的。於是我要回憶着昨夜。

我同L君看了電影回來已經是九點鐘了。走進學舍門口，門房就拿給我一信——是L先生兩點鐘前寫給我的。她告訴我已經考上××大學了，要我馬上到她家裏去，時間過晚了的話，明天絕早也得一去。我極度的興奮起來，我那裏還顧時間不晚呢，我馬上就去向她的家了。

夜已深了。昏沉的月色，伴着樹葉的耳語。

月光浮在半月池中盛開的荷葉上；月光撫弄着如一個帶着高帽的怪物的鐘樓；月光甜吻着夜行的小道；月光也淡沖了我的心靈呵！

汗珠隨着步伍同時加增了。

L先生家裏的電燈已經熄了。

我懷着一顆希望的心去敲門，門俱然開了。

門俱然開了，於是我重新嘗味到慈母的撫愛。

我是一個孤苦伶仃的孩子啦！我生長在冰天雪地中太久了，我永遠都做不成杏花春雨的南國夢。我在慈愛的溫暖裏終於痊癒了。

「你來了，我還等着你呢！」

L博士已經睡了，弟妹們也都睡了。只有她——L先生，不！我的母親，她還獨自徘徊室內，倚待她的孩子，倚待着我這需要母愛的孩子呵！

「我來得晚了，L——先生。」我吃吃地，因為我幾乎喊出一聲媽媽了，然而我只能稱她L先生呢！我太怕羞了，我太胆怯了，這也難怪我，我已十幾年沒有喊過媽媽了。

「你明天絕早也得來呢，即使你今晚沒有來。先前我已探知道你確被×大取錄了，明天可安心地回去籌備你的一切，你需好好的唸幾年書。」

「我先前在事務所看見的，你的確被取錄了，榜也許要明天午後才貼出。」L博士並沒有睡着，他在蚊帳內說：

「你太熱了，吃杯冰水吧。」

我接到L先生倒給我的冰水杯子，呆呆的靠在窗前，感戴與內心情熱的沸溢，使我說不出一句伸抖的話來。我只囁囁地答應着「是，是！」

接着她又告訴了我以後應當怎樣努力的話。夜太深了，我告辭出來，她親自送我到院子門口。

「路上要細心，回去以後就給我寄信。」

「是，是的，L先生。」

「真不容易呵，你需要好好的唸幾年書了，你是聰敏的，我期待着你呵！……」

「是的，L先生，我走了。」

夜太深了。月光愈加明耀起來，我遠遠的回轉頭來時，我看見L先生還靠在柵子門上。

返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我回來了，我這叛逆的孩子又回來了。

故鄉面孔依然是那樣親切近人，我還記得那可愛的小道；那株樹下的風涼，那塊池塘裏的魚多，……我清楚得很，我的記憶還好啊！

心弦在戰抖了。我似乎像一個犯了過的孩子，將受到母親的責罰，於是走近故居的門邊，還總是心悻不已。在別人都希望旅途縮得很短，我初上道時的心情也是如此的。可是，到了快接近家鄉時，我又無端的悔恨了，下車後，我更焦急起來，提着行李又往那裏去呢？

懷着新嫁娘的心情我回來啦！

我竟成了無家可歸的人了。但我也并不後悔我

走了回來，我即使能回到家裏，我是不是可以彌補起心上的傷痕？自從兩年來在外的飄流，我並沒有忘記我應當懺悔，我應當求得人們的寬恕，然而我終於埋身在幽谷，我唯一的安慰只有自怨自艾了。

有一次我含着眼淚，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寄回家去，天天我盼望得到回信，像一個渴望着春天的農夫，我咀咒那酷寒的冰雪滿天的嚴冬，我盼望春天的陽光，第一次從積冰的消蝕裏來到。我盼望着，天天盼望着。不成功就失敗吧！人生最大的苦痛是使了力量而收不到反應。一天天的過去，我竟沒有得到寬恕，沒有得到加重的責備，空虛凌遲着我，失望包圍了我，我是失望了麼？

我真正的開始跌進孤獨的夢裏了嗎？

總有會了解我，會寬恕我的。我雖然不是基督的信奉者，在這樣的情景下，我也只有暗暗向上帝祈禱了。現在我要依然祈禱上帝麼？我回來了，我回來卻比流浪的時候更孤獨了。

二百萬年前的古代鳥骨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最近宣佈，在美國山中發現一個化石的骨骸，經過研究之後，證明這是生於二百萬年前的一種鳥，名叫路加斯海鳥。

是這麼一個人

王 瑋

是這麼一個人，以「弱的進化」、「錯誤的進步」的理論，向中國貧血的學術界放射出一道異彩；以「生命的歌頌」一書激起千萬人對生命的熱愛和歌唱；以「民族狂飈運動」呼喚着廣大的沈睡着的生靈。

是這麼一個人，有人稱他作教授，有人稱他作導師，有人稱他作詩人，還有人稱他作二十世紀的達爾文，……究竟那一個稱呼比較恰當呢？也許這些稱呼的總和比較好些，但也還只是他的一語。

無論如何，應該把他歸入「奇人」一類，或者就稱他作思想界的怪傑吧，素來喜歡作洋人尾巴的中國學人不惟不敢自己思想，就連別人自己思想一次，也要大驚失色的。這位怪傑可就冒天下之大不韙，自己思想着，而且寫出了自己的思想。

把他比作人類的頭腦吧！

那麼你會怎樣想像呢，他是一個身軀瘦小腦子

特大的人吧，偏又不是，他的頭腦固然不小，他的身軀也肥胖得圓滿，單從表面看去，你還以為他是一位政治人物呢，那兒像學者？

你還會怎樣想像呢，他終日寂寞的坐着，悒鬱的思索着吧，偏也不是，他沒有一時是甘心寂寞的，會客室終日旋轉豪放的談話和朗然的笑聲，有時也飄起一陣淡煙，那是表示他吸着雪茄。

會客室是極樸素的一間，沒有濃豔的西畫，只有兩幅含有紀念性的照片，一支七弦琴，一隻古銅的花瓶，自然還有桌椅、沙發、時鐘、杯盞之類；客室的門是朝曠地開着的；也是朝每個青年男女的心靈開着的，當你帶着一個重壓的問題，顫抖着手指去叩門時，裏邊準會傳出一聲柔和而有力的召喚：「請——你進去了，你向他傾吐出你的心事，越坦白越好，於是他予你以解釋，以安慰，以指示，你以滿心的愁悶換來一腔的希望，你笑着臉走了，可會

看見那門楣上寫着四個無色的字：「慈航普渡」？他真是一個有着「慈母心」的人哪！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也不知有多少種問題，不管是入學，升級，擇業，戀愛，結婚，……他都盡着力量使你「有求必應」。

碰到假期或者禮拜天，會客室總是「煙火不斷」，不知道那兒來的那麼多的人，可是他都一一接待了，永遠是那麼健談，那麼精神煥發，有時真令一個旁觀者替他擔心呢，他不太勞苦了嗎？然而，他是不知勞苦的，他也是不會疲倦的，這真使人驚訝，究竟他的精力怎會那麼飽滿呢？

是的，你一定以為他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正是年富力強時，其實那兒知道他已是五個孩子的父親，頭上已顯出蒼髮，而三年前一批學生給他的祝壽詞的第一句是「Life begins at forty」。

他真是一個越老越年輕的人，是因他常保持着「一顆「綠色的心」呢？還是因為他終日生活在年輕的人羣裏呢？

對啦，他永遠是生活在年輕的人羣裏，不管到那兒去——花會上、電影院、郊野，他的周圍會走着一批生龍活虎的天真伶俐的男女，說着，笑着，

鬧着，一羣調皮鬼。我們最好就稱他作青年羣羣長吧。

這實在是一件令人莫解的事，你只見他終日忙着上課，講演，接談，應酬，他究竟在什麼時候思想的呢，又是在什麼時候寫文章的呢？可是，事實是，經過一個晚上，他又發表了一篇思想新穎的文章。

他的文章又不全是思想的，你且去嗅嗅吧，那裏邊還有着生命力的振動和情感的激洩。任便拿起他的一篇篇文章來，沒有不是生趣盎然，誘惑着你一口氣讀到底的。

他卻又不是一個職業作家，他是教授，從北平到四川，他已經教過五六個大學；他早年在日本研究的政治學所教的卻是社會學，是否因為他是一個思想家呢，在社會學的園地裏，他所開的「中國社會思想史」和「西洋社會思想史」最受學生歡迎，但是最叫座的卻還是他的「社會哲學」，說是社會哲學卻又實在是人生哲學。

聽他的課正像聽他談話，你永遠感不到疲倦，常是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高雅的諧謔，逗得滿堂哄笑。有很多初聽他的課的人，擎着水筆，呆呆的望

着他的面孔，他們忘記了筆記。實在說，筆記他的講詞也真是一種技術，如果一個人能備兩個本子，一個記正式的課題內容，一個記他的饒有風趣的機智之語，定能領悟到許多啓示。是的，他的講解正是啓發式的，他給你的不是死硬的材料，而是靈活

的智慧。

從他的住宅到大學講堂還有一段路，他常是提着一根手杖，飄逸瀟灑的穿過街道，走進校門，在路上，忙着點頭，忙着微笑，有時也會被年青人留住，站着說幾句話。

不是上課的時間，有時他也急忙的走出住宅，沿街走來，那要不是爲着赴一個證婚的宴席，就一定去摸四圍小牌，你以爲他真的嗜賭嗎，不，他是爲的排遣思想啊，那時他一定有點「想不通」了，可是，看着吧，當他退出牌桌，默默回來時，那也不是因爲輸錢掃興，乃是要把想好了的腹稿寫在紙上。他寫作的速度就更驚人，宛若出龍門的黃河，是那般浩蕩澎湃，波瀾壯闊啊！

無論如何，我們也得替他向他的夫人致敬，是否因爲她早年留日，受了日本女子教育的影響，她甘心放棄自己在學術上可能的成就，而作了家庭的

賢妻良母，有幾次，我看見她替客人倒茶，是那麽沈默而善良啊，她惟一的快樂是他的一本書的出版，「生命的歌頌」會帶給她以無上安慰。

說起來，「生命的歌頌」應該被認爲是他最受讀者擁戴的一本書，是前年吧，一羣年輕人給他作生日，除了壽糕、紅燈籠，他們還寫了一付對聯貼在他的會客室門上，其文是：

「月光曲下作戀愛的散步

彌養亞裏聽仲夏夜之夢」

橫額則是：「歌頌生命」。

是的那，要他才是一個生命的歌手，因爲他最懂得生命，更會生活，尤其值得欽敬的是：他還要

把這種生命的福音傳給普世的人們。

很顯然的，他最近是以一個有力的行動來證驗他的理論和教義了，他已突破理論建設的階段，而走入行動實踐的階段。這就是爲他在六七年前就提出而今天方始具體化，明朝化的「民族狂飆運動」。

如果把民族狂飆運動比作一個動物，它該是古代的恐龍吧，而且是有着兩隻巨大的翅膀的，他可以奔走，可以飛翔，可以潛水，它真是一種力量的象徵哪！

這已爲人們所普遍注意和響應的一個運動，是用不着我來曉舌介紹的，只當說：它是「友情主義」和「新野蠻主義」爲其兩翼或兩大核心的，它的意旨則在使人活得健康些，美觀些，幸福些，諧和些，它要你伸出友情的手和他人緊握着，大家以集體的力量從我們古老的地球上驅逐開一切自私，自利，溫情，卑怯，陰謀，詭詐，……

現在，他正是搖着狂飈運動的旗幟，像狂風，像暴雨，像迅雷，像篝火，他向四面八方放射着，號召着，呼喚着，要一切苦難的靈魂們找到他們的歸宿。

知道他的人一定爲他的健康熱心，瞧，平均一禮拜總有一兩次講演，而每次講演，他又是那樣興奮激情的講着長段的話；除了寫文章，他還要回答各方面的各種人的來信，他實在需要一個能幹的好助手哪，可是，也請放心，上帝給了他一個健康的身體，那裏面飽含着生命力，他自信，我們也這麼相信，爲着愛世人而勞苦是不會遭受疾病之侵害的。

他的幼年生活據說相當坎坷，全憑着那一種自強不息的意志力才從貧困中，艱難中奮鬥了出來，站了起來，他的本身正好是狂飈式的人生的見證。有人說，他的思想有點接近尼采，其實應該說是：他的意志力和尼采的有點相同。

不過，他的確是深懂尼采的，不止此，他還懂得中西許多哲人的心境，如像康德、叔本華、歌德、……他那顆靈慧的心在哲學的思潮裏遨遊着。

然而，他終究是他自己，不能也不該把他比作任何人，他的真實性就表現在他所寫的書裏，他所說的話裏和他所作的事裏，有時，他真有幾分狂傲呀，但在這個愚昧的世界裏，不讓天才者狂傲，好讓誰狂傲呢？那狂傲裏是帶着對世俗之譏諷和抗議的哪！

再補一句吧，幾年來我沒見他穿過西服，有時倒在長袍上加一件黑馬褂，據說他很不喜歡高鼻子那樣浮雕的偶形。

是這麼一個人。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呢？

不要浪費每一秒鐘！

鷹

首 稽

院子的土牆已缺了一個口，牠衰頹的面貌像已經過了長長的，不可知的年代。牆邊叢生的野草原是綠色，不知何時已給人悄悄地覆蓋了一層灰色的紗。

像往常一樣，院子的草地上圍坐着十來個人；年青的莊稼漢，和與他們同在田裏工作的姑娘，他們都用力地揮動籬笆扇，像要驅去什麼，然而，卻又在等待什麼樣的。

魔術似的黑影在空間梭游，趁人們不注意的時候輕跨過樹梢、田野，在走過的地方撒下黑夜的種子，匆匆地走開了，走到一處遙遠得不能測知的地方，但又匆匆地沿着走過的路回來，辛勤的來去的撒下牠的種子，熟練得像一個老農。

在逐漸增濃的黑暗中，院牆的影子也逐漸消溶在夜裏了，牆頂桑樹上的最後幾隻烏鴉，也嘶啞地叫喚着，繞屋頂打一個旋飛開了。留下來的將是一片休息，一區靜穆的夜。

男子們赤着胳膊，穿着短褲，油黑的臉在灰暗的夜色中閃着汗珠。姑娘們雖是穿得藍縷，但一笑起來的那種聲音，立刻劃破了灰暗，叫人忘記了一切，就像透了牆，透過了薄暮的霧籠，一片廣闊的綠色田野，無邊際的監海放在了眼前一樣。

人圈子中間發出一聲衰弱的震顫的吁息；人們都屏息着。這是一個老人的聲音。

他在這裏住得並不久，頂多只兩三個月吧？然而這裏的人都和他熟了，尤其一些年青人都喜歡和他接近；也許由於老人的和藹可親，但更可能是由於他們的好奇。差不多每天傍晚，田裏工作完了的時候，年青人就都約到老人住處來，聽他講述他們中誰也沒有聽過的故事；那些奇怪得難懂的故事，雖然不懂，他

們仍維持着興趣，東一點西一點的，以便帶回家裏，誇耀着講出來；別人的不懂，會更增加了他們的驕傲。

雖然他們常和老人接近，但老人的一切，他們卻不清楚，老人從那裏來？來作甚麼？他們也不知道，因為老人從未講述過他自己。老人的身世呢？怕只有比他更年老的人才會知道吧！

那些隔得太遠的事情是容易被遺忘的，何況人都喜歡在陳腐的事上加添一些新鮮的東西，傳說便常常是不可靠了。

「一隻剛孵出的小鷹，落在了一個人的手裏。」

沒有說題目，老人便這樣開始了他的故事。

「老伯伯，我們要聽打仗的故事。」一個紮着兩根辮子的小姑娘，用手推着老人的膝頭說：

「講點人的！」一個圓胖臉的小夥子附和說：

「人，是的，地球的統治者，一種高貴的，……然而在宇宙中人又是多渺小啊！打仗嗎？從有宇宙起就打仗了；最初是自然與自然鬭爭，生物與自然鬭爭，以致於野獸與人鬭爭，人與人鬭爭，最後了，就是每個人自身的鬭爭。打仗不會停止的，牠會隨宇宙的存在而進行。」老人以一種急促的調子說，喘着氣，震盪的音波漸漸傳至土牆，沒有回聲地在空間消失了。

有一個人從牆外走過，哼着山歌，牆缺晃過一個黑影，肩上像荷着甚麼東西。那一片片不能連續的歌聲，漂流着，直到人走遠了很久的時候。

剛才發言的兩個人都低下頭去，其餘的人也爲着尊敬，勉強的聽着。沒有聲音，沈默使老人繼續他的故事。

「我講在甚麼地方了呢？……小鷹……」老人放柔了調子，稍停，又繼續了下去：

「牠被適當的飼養着，很快就強壯地長大起來了。牠望得見太陽，但從不會在陽光的照耀下舒暢的飛翔過。牠聽見暴風雨的吹打，但牠從未想到去過問，那與我何干？牠一直被小心地看護着；牠不會感到過

寒冷，在牠周圍有着適度的熱；牠不懂得什麼是怕，在牠周圍常有適度的光。牠不了解飢餓，牠快活的過着，牠從沒有擔心過明天？」

有聲發出來，是那圓胖臉的小夥子睡覺了。坐在他側邊的那個繫着兩根辮子的姑娘用肩頭輕輕的觸了他一下，他嚇了一跳，做一個鬼臉，一切又回復到靜止，每一個人重又裝起來諦聽的神情。

「這樣，牠成長起來，對周圍的一切，都感到厭煩了。」

「牠開始懷疑牠的生活，『我爲什麼活？爲了養我的人的欣賞嗎？』牠恥於自己覓得的答案。於是牠決心離開了。」

臉向着天，老人的臉色顯得那樣堅決而有力。

從院子裏望出去，由於牆和屋頂配成的角度，天成了一個多邊形，天好像在向下墜着，繼續的向下墜着，忽然像把一切都融解了。

「這突然的發現和決心興奮了牠；一天，當看守人疏忽了的時候，牠破籠而飛了。」（老人開始微笑了。）

「第一次飛翔，牠覺到翅膀的有力，而牠自己又是多麼勇敢啊！牠欣賞自己。歌唱着飛過田野，穿進樹林，在樹林裏牠遇到無數和牠一樣的鷹，和其他不同類的鳥。得到了同伴，在牠是何等快樂啊！牠想：

「我已找到了我想要的。」

「每天，牠以自己的勞力去獲到食料，閒下來就高據在樹頂嘶呀的唱歌。日子久了，牠對自己和同伴的生活又起了懷疑；忽然，牠覺這樣的生活多麼無聊，對同伴和自己的過去生出了鄙棄！『生活僅是爲着生活麼？』牠滿意自己的發現，牠恍惚覺得牠應有所追求，於是牠又離開樹林飛走了。」

「飛着，飛着，牠自己也不知道要飛向那裏，只是唸着要追求一樣東西——一種從沒有看過的東西。」

是講得疲累了吧？老人的聲調已漸漸變得緩慢了。睡眠在催促着人。

「牠飛着，飛着，漸漸離開陸地，飛翔海空；牠想棲息於白雲，但白雲拒絕了。」聽故事的人隨着老

人抬起了頭。

看不清天，只有下垂的灰暗！

「牠再度懷疑了，忽然似有所覺，牠就奮力向上飛，飛到我們看不見的地方。」

老人停住不再講了，也沒有人問；有一種看不見的東西在黑夜裏旋轉，漂流。

「完了嗎？」圓胖臉剛聚起神聽，覺得有些歉然。

「完了！」老人以疲倦了的聲音說：一雙失神的眼睛凝視在一處不知的地方，浸在夜色裏的臉是多皺而蒼白。

遠處有零落的犬吠聲起來。

坐着的人都站起來了，默默地散開了。

在門邊，走在後面的圓胖臉低低的向那位紮着辮子的姑娘：「你懂得他說的甚麼嗎？」

低着頭，那姑娘沒有回答；停一會說：「你先回去吧，我還要耽擱一會兒。」

圓胖臉的大嘴張開了，唱着小調，背影慢慢消隱在濃濃的夜色中。那姑娘走回來。老人原樣地坐着：

「老伯伯！」她輕輕的，畏法的叫了一聲。

「甚麼？」老人略開嘴唇，話像是從另一個人說出來的。

「後來又怎樣呢？那個鷹，那個鷹……」

老人沒有回答：她急了，

「牠永遠飛着不停嗎？那個鷹。牠會累的，牠會死的。」

「牠，牠追求的東西呢？」她又問了。

「你想牠會得到牠追求的東西嗎？」他說：

「不再有了；她看着這奇怪的老人，心裏狐疑着。歇了好一會：

「孩子，你不會懂得，……我也不懂……明天你空嗎？」

「甚麼事？老伯伯！」

「請你幫忙在鎖上給我叫部車子。」

「你要走嗎？」

「還來嗎？」她盼望着，

「我也不曉得。」

「到甚麼地方呢？」

「不知道。」

「我們喜歡你呢？」一種幾乎是哭的聲音，

夜色更深了，

小姑娘踉蹌着走開了，時時的回過頭來。走到牆外缺口時她還踏起腳向內望望。自然她望不見什麼。遠處是急驟的犬吠，和雜沓的脚步聲。

偷汽車

有一個人偷了一輛汽車，被捕了。

法官問：「你爲什麼這樣大膽？」

賊回答：「這輛車子是停在殯儀館門前的，我以爲那車主已經死了。」

微波雷達 (microwave radar)

李質有譯

微波雷達，是以較高的頻率作功的雷達；是使德日屈膝的雷達裝備的一種。

在一九四〇年，美國國防研究委員會(National Defence Research Committee)主席白煦博士(Dr. V. Bush)任命康伯東博士(Dr. Chapman)於麻省理工學院成立雷達實驗室，從事於研究各種雷達。當時，各國雖然雷達之軍用用途；可是所知「長波雷達(longer-wave radar)」。後來，經過「德使節團之來訪，并攜來能發生波長較短之「磁子發波器」(magnetron)；加以大約三千八百位科學工作者的努力，纔使這微波雷達的發育成熟。最先成功的是能夠偵察在數哩為半徑的範圍內的雷達因應用「磁子發波器」的緣故，都改以微波雷達供應於軍事上了。

因為發出的波的波長太短，以致不能僅以通常

的金屬線或無線電之空中線運輸；卻在磁子發波器與空中線間，連上一根長方形的管子，或波導器(wave guide)。然後再置於拋物柱面的反射器的焦點上，好像探照燈似的，便發出強光來了。

光因為所用之空中線之大小和形狀的關係，以致變得異常狹窄。所以用了許多的調整器來協助波導器發出強有力的波，這些波并非以秒計，而是以百萬分之一秒計，任何只要在範圍內的飛機遇着「波」馬上就反射回來(當然較以前弱多了)，回到空中線和波導器中，最後經過擴大再進入吸收器內。

吸收器將波改為可見的符號，可以從陰極射線的示波鏡中的指示器上看出明亮的光點。從波到吸收器往返所需的時間即可算出飛機的位置。

雷達實驗室進一步更發明了比採用英國的磁子發波器所發生的微波的波長更短的器械，雷達的用途因此而增進。

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天，巡邏於大西洋上的有雷達裝備的英美的飛機因使用探照雷達的原故，因而減少在大西洋遭潛艇所暗算的船艦損失數的一半。

在德國毀滅戰中，雷達扮演了一位極重要的主角。因為在歐洲大陸的冬季氣候裏，非採用明視轟炸以外的方法不可。雷達，正因英美的研究，使它完成這種盲目轟炸，使盲目如明視似的擊中欲中的目標。

一九四三年，裝置有雷達設備的十二架B-17被送到英倫以用作一定的戰鬥隊形之領隊，這種隊形豫計得剛好炸中所指定的地點，在雷達實驗室中受過訓的人亦同時伴陪着這雷達裝置的飛機以便協助管理，這種盲目的雷達裝置經過多方的改進，便

成了今日知名的米蓋式(Mickoy)，它不僅有利於盲目轟炸，同時亦有利於海上之航行。

米蓋式亦如一般雷達之構造。除無線電能的波從空中發出外，同時更利用電掃在陰極射線管中心向外運動所行之輻射狀軌跡以攝製飛機翼下的世界底地圖。

雷達實驗室所發明之地下控制器將必大量應用於民管航空事業。軍事上已於一九四四年採用。此器包括兩個完整的雷達系統。一部用以指示航空站之所在地，如飛機已近所在區域內即由第二部以無線電通知駕駛員并指揮其下降，飛機上除了無線電設備外，并不需要特殊的裝置，這是多麼便利喇！

笑

老師：「你們是不是笑我？」

學生們：「不敢笑先生。」

老師：「哼，這裏除了我，還有誰是可笑的呢？」

加利福尼亞大學的

性教育

呂 飛

六百名男女大學生蜂湧的擠進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大講堂。他們的年齡大都在十七至二十五歲間，講堂裏是一片抄錄筆記以及鉛筆紙面摩擦時所發出的聲音。情形是如同在大學裏教授正式課程那般緊張。

「有些青年問我」講台上的教授說道：「同性愛是否可以醫治得好。我的回答是包括肯定與否定兩方面的。有些畸形的患者，他們的性的認識從童年時代起就被導入邪途，以致醫藥與心理學對他們都不能有很大的幫助。可是另外有一種完全正常的人，他們是由於環境的力量，染上這種同性愛的惡習。這種人可以治得好的，假如他們有決心的話。要是你們有那一位是患有這一方面的苦惱，不妨請到我的辦公室來，我們可以坦白地談。」課室裏沒有一個發出一聲嗤笑，也沒有人因此感到狼狽。

這教授繼續說下去：「我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答。有人想要知道『愛情』與『狂愛』的區別。我並不覺得這兩者有什麼大區別。癡愛可以和真實的愛情一樣地誠摯。問題的焦點在於你自己的愛情裏有沒有能使愛情隨年月的增長而更堅強的那種要素。」

授課與發問的時間完畢後，凱司教授便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接見訪問者，作私人的談話，並且計劃下一次的演講。這個值得注意的課程是叫做「今日的青年與婚姻」。自從六年前，在一個極動蕩的環境中創設以來，到今天已經有一萬名男女青年來聽過講了。凱司教授已證明美國的青年們，對於生活和愛情，是希望得到真確的指示。

不久，凱司教授便從學生的家庭裏得到最寶貴的反應，因為他們已把所得到的知識傳授給他們的

父母。一天，有一個大學四年級的學生，走進他的辦公室，告訴他說：

「凱司教授，我和我的母親談起這個講座，並且把我的筆記給她看。她說假如她在年青的時候能懂得這些事情就好了。」

另外一個學生，從南太平洋寫信來告訴他：

「我的父母從來沒有教給我這些東西。事實上連他們自己也不明白應教給我些什麼。我們要是早有這一類的教育，我的父母也不致於分居，我的姊妹也不會離婚了。」

凱司教授的學生們曾經根據他們自身的經驗，舉行一次測驗，結果以九十九對一的比例，主張這一種性教育，應該以十六歲以上的學生們為對象，施行於中學裏。

目前，這一個講座是在一個相當嚴重與緊張的空氣中發展。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的那一個冬天，加利福尼亞大學散漫着一種不安的情形，要求校方增設一門關於性與戀愛的課程。學生們辦的報紙中充滿了許多通信，反映青年們對於婚姻的恐懼與不信任，有一天，醫學院同學俱樂部公告將對於佛洛依德的性理學，舉行一個系統的演講；到演講

的那一天，好幾百個不約而同來的旁聽者，坐滿了每一張空椅，堵滿了每一個門窗，這件事立即引起了公衆的反響，一張激烈的抗議書，上面有舊金山教區八百個女會員的署名，形成了這反應的高潮。

大學當局立即把這棘手的問題交給學生們自己去解決，於是學生總會就採用全體投票的方式來取決下列兩個問題：校方是否應該設立一個關於性與婚姻的實際的課程？這一門課程是否可以給男女學生同堂聽講，並且是否可以讓全體學生都參加？結果有二千七百名學生以絕大多數，對這兩問題作了肯定的表決。

大學委員會於是選定了凱司教授，來計劃這一個課程。他原來是教育心理的教授，並且曾得到哥倫比亞、芝加哥與牛津大學的學位。他是最適宜於擔任這門課程的人了。凱司教授多年來早就在腦中培育着這一種觀念，並且他自身就是理想婚姻的一個證明。

凱司教授與當時在醫學院任教的李克博士，共同計劃出一個系統的演講，包括性、婚姻，與家庭關係的整個範圍。在演講中還討論到「過份」親熱、吸引異性的心理、試驗結婚、節慾、性交、蜜

月、做父母的階段、婚姻法與家庭財政等問題。

在最初的幾次講演中，凱司教授故意採用一種沈重而嚴肅的講學態度，防止那些學生們發生輕浮的反應。在課程開展的階段中，他聘請了許多專家們來領導每一個特殊的問題；例如：著名的婦科醫生羅米司博士；美國精神病學協會會長鮑曼博士；舊金山衛生署性病系主任高淇博士；美國家庭關係研究院院長鮑貝諾埃博士。

性生活與婚姻的每一問題都在討論之列，從青春期開始一直到老年月經終止期止。電影與兩本描述分娩的彩色片，以及其他圖表，立體視覺玻璃片，幫助學生們了解許多秘密，這些秘密從前祇有在宿舍的角落裏，學生們無知的偷偷談論。

凱司教授最初希望學生們能當堂發問，可是結果卻沒有一個人站起來。他於是想出一個新的方法，用意見箱的方式在課室裏徵求書面的詢問，這樣一來，有許多頗為使人為難的問題，就不必在衆人之前公開了。結果他收到許多的書面問題。他把每一條都在學生面前宣讀，然後立即給予答覆。假

如這些問題有些不太坦白，或過份親狎，他就請他私人到他的辦公室裏討論。

以下是凱司教授所收到各種問題的幾個例子。使用避妊劑是否會引起癌症？多吃雞蛋是否刺激性慾？雷達波是否能使男子不能生育？胡亂的交合是否有害美滿的結果？

這些看來似乎都是很傻的問題？但是事實上卻相反地，凱司教授卻以為這是知識與潛伏的悲劇的反應，這些問題正證明我們的學校中需要有更好的性教育，從每一個質疑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青年男女們正探尋着真理。

今日，凱司教授已成為一個最忙的教育家了；他除了主持他的講座外，每天都有許多學生登門請教。此外，他還得答覆準備添設同樣課程的其他大學與團體的詢問。可是他每次都是忠告各學生應採用冷靜的態度，來處理各問題。他常喜歡對學生們說：「總之，在婚姻生活外所能做到的，在婚姻生活中也絕對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得更好，更妙。」

歡迎批評 歡迎投稿

增加你的英文生字

下面是二十個常用的英文字，每字之後有四個解釋，其中只有一個是對的。試在你以為對的解釋，做一記號。再翻閱本期內的答案，假如你有十八個是對的，你的英文是很好；假如你有十二個是對的，你的英文還可合格，假如你答對的沒有十個，那麼你就須多費些時間來讀英文了。答案見本期。

- | | | | | |
|-----------------|--------|--------|-------|---------|
| 1. Hindrance | a. 優點 | b. 衛生 | c. 偶像 | d. 妨礙 |
| 2. Progeny | a. 道路 | b. 後裔 | c. 族長 | d. 愛國者 |
| 3. Dismiss | a. 開除 | b. 憤怒 | c. 勤勉 | d. 更換 |
| 4. Traitor | a. 代價 | b. 魔術 | c. 漢奸 | d. 貪官 |
| 5. Peninsula | a. 半島 | b. 海峽 | c. 高峯 | d. 平原 |
| 6. Comrade | a. 仇敵 | b. 同伴 | c. 司令 | d. 教員 |
| 7. Intoxication | a. 沮喪 | b. 中毒 | c. 懷疑 | d. 溺愛 |
| 8. Prophecy | a. 怒貌 | b. 冷淡 | c. 遺傳 | d. 預言 |
| 9. Hedge | a. 籬牆 | b. 邊緣 | c. 茅舍 | d. 聽覺 |
| 10. Blackmail | a. 漂泊 | b. 黑板 | c. 敲詐 | d. 抵禦 |
| 11. Adjust | a. 合法 | b. 整理 | c. 吝嗇 | d. 牽引 |
| 12. Mattress | a. 瘋狂 | b. 女伶 | c. 公爵 | d. 褥墊 |
| 13. Orange | a. 器官 | b. 組織 | c. 橘子 | d. 果樹 |
| 14. Franchise | a. 選舉權 | b. 言論 | c. 狹路 | d. 實業 |
| 15. Expense | a. 生活 | b. 費用 | c. 運動 | d. 簿記 |
| 16. Revolution | a. 健康 | b. 理性 | c. 革命 | d. 新陳代謝 |
| 17. Nickname | a. 頸圈 | b. 手工 | c. 新鮮 | d. 綽號 |
| 18. Guarantee | a. 保證人 | b. 查票員 | c. 軍人 | d. 收稅人 |
| 19. Focus | a. 焦點 | b. 高度 | c. 優點 | d. 硬度 |
| 20. Discount | a. 數目 | b. 失蹤 | c. 消滅 | d. 折扣 |

「花靈」的嘆息（一個神話）

子 子

從前有這麼一個傳說，在遠古的時候天國四季都有奇花異草，山青水綠，而且寒暖適度，霜雪不侵，但人間卻沒有春天，永遠是冰花滿地，風雹橫空，不然就烈日炎火，河床龜裂，人類都在地窖裏過着沒有花，沒有快樂的日子，後來有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神，將智慧的花朵徧植下界，於是才有春天來調和時令的混沌，而又因為有了花朵，需要水份和空氣來滋潤，從此春天便是風風雨雨的日子，而在這風風雨雨裏，一切生命都在茁萌，地上就染上了青綠的顏色。……

每年，在冰河解凍的時候，春雷運動了萬鈞的力，帶着霹靂的聲音，震鬆了土地，解放了冬寒的桎梏；並且驚起了沈睡着的人和蟲蟄，於是草木出芽了，人們在原野上勞動了，蟲蟄日夜鳴了。……

正是盛春，「花靈」披着青紗，擺着苗條的身子漫遊凡塵，正走過一座私人有的大花園。

園裏，百花凋謝，尤其是湖邊的那叢桃李正如雨般地在落着，落着；這可叫她大惑不解了，她長嘆了一聲。

湖裏的水神正在梳理着蘆葦的蓬亂的頭髮，聽到有人嘆息，便飛忙地放下了銀梳，趕上湖堤。

「喂，是花靈姊姊呀！花靈姊，是什麼風把你給吹到我們這兒來了？」水神一見是花靈，驚喜地說。

「趁着春到人間的時候，想來這兒觀光觀光。」花靈說。「水神妹，您好呀！」

「很好，很好，謝謝你！花靈姊姊，可不是嗎？人間的春天和天國的季節是一樣的，這時候，真可以說人間就是天上。」

「是的，人間的春天原是天上的季節移轉過來的，『人間就是天上』這句話是最初帶智慧的花朵給人

類的大神說的。」

「說起大神，我真佩服他的偉大的對人類底同情。他使人類有了今天！」水神崇拜地。

「可不是嗎？他的智慧的花朵，就是人類的希望！」花靈的眼珠停着，一動也不動。她在想着「花朵」和「希望」。

「人有了春天，然後有了希望和創造，我住在人間太久了，我看，人間似乎比天上還要美好，因為人永遠在進步着，而天上則自太初到現在永遠是老樣子。」水神若有介事地說。

「這是你的福氣啦，」花靈不禁笑了起來，「但你可別忘記了一句金言，太陽底下沒有能創造的事物。」

「我同意這句話，但人卻將舊的事物改成新的，改變了質量和式樣的事物，不也就等於創造？」

「你這話怎麼說？」花靈問。

「就如你所管的花木吧，起初是生在山隈和野地裏，荊棘和葡萄纏在一起，莠草和幽蘭並生並長，但人卻將它們分開了，各各放在一個新的地方，配上適宜的景色，你看，大千世界上多美麗呀！」

「嗯，對的，我很感謝人類將我播種的種子保護扶持，到今天大地上有花葉分披，綠蕤紅葳的佳趣。但是這兒——」花靈說到這裏不說下去了。用眼睛凝視着腳邊落了的桃李。

水神到這時候才明白花靈才剛一聲長嘆的原因。

在枝頭上幾朵未落的桃李被春風吹得嗚咽起來。

半晌，花靈問：

「在這春天的生發季節里別的花園中原野上各式樹木和花草都開得好好的，為什麼獨是那些桃李花會落得那樣慘？」

「環境！環境！環境殺了他們！他們無罪！」

「此話又是怎麼說？」

「唉！說來話長，我看得最清楚，在別的園子里，花花受到陽光的愛護，雨水的滋潤，而且在豐腴的土地上生長，所以開得絢爛奪目，香聞數里，但是，這里——」

「但是，這里怎麼樣呀？」花靈顯然是有點焦急。

「今年在一個春雷初響的晚上，你知道，春雷的閃擊是萬物初生期的一個嚴重的考驗。這不是天國的規矩嗎？凡是要枯朽沈淪的東西都要在春天的第一聲雷電的迷響里毀滅！而這裏的花朵，尤其是桃李，就因為它們的機體里面變了質，溫黨的陽光對於它們好像是沙漠里的熱毒的火焰，調和的風雨對於它們好像是北極里的酷寒的冰雹，而豐饒的土壤則變成了丘陵地帶荒脊的泥塊。所以它們經不起春雷的考驗。」

「有和暖的陽光，調和的雨水，豐饒土壤，還說環境不好？」

「天時地理的環境很好。人的環境有問題，問題就在人上。」

「那末它們的機體又為什麼會變？」

「花靈姊姊，我告訴你。問題也就在人上——你別急，讓我慢慢來說給你聽。」

「請講，請講。」

「管理這個園子的園丁，他們說是對花朵，尤其是特別愛好，於是今天來看一次，明天又來看一次，後天再來看一次，他來的時候，一定帶着繩子和剪刀來，「這枝生得不好看」，立即用剪刀把它剪掉了，「那枝能這樣生最好」。於是用繩子把它捆上了。你想照這個樣子來摧殘它們，它們的發育那會完全？發育不全的身子叫它們如何經得起考驗？」

「我從前聽說人們用剪刀和繩束專來對付梅花，倒沒有知道這兒的園丁也用來對付別的花花。」

「啊呀！姊姊，這兒呀，園丁對付什麼花花都用剪和繩束，豈止梅花？」

「爲的是什麼？」

「爲的是讓這兒一切的花花長得合園子主人的意！這麼一來，園丁可以多得賞了。他們可以把那些是他所製造出來的姿態的花花獻給主子，讓主子當客廳里的點綴品、裝飾物。」水神愈說愈氣憤。

「可憐呀！那些花花剛出苞，就今天一束，明天一捆的讓園丁採折了沒有讓牠們痛痛快快的開放過。」
「唉！」花靈再是一聲長嘆。「我苦心播種的種子受到了這樣的遭遇，真使我痛心極了。園丁的罪過
嘖！」

「還不止於此呢！姊姊！園丁的殘酷罪過，決不止於此呢！你看，落下的花朵不是給踐踏得夠慘了嗎？」水神指着腳邊的殘紅說。

「這倒是必然的，毀壞破碎的東西沒有希望的一切，都會被鄙棄，被踐踏的！」花靈傷心地說。

「姊姊，你是司花之神，你應該救救這些孩子！」水神激動地。

「當然——」花靈沒有立刻接下去。

「怎麼辦？」水神追加著。

「我有辦法！」花靈頓了一頓，繼續說下去：

「我要換掉那個園丁！」

「怎麼能趕這一個走？」

「怎麼趕？我叫這裏的花花們跟這個園丁澈底的不合作，到時候應該發芽不要發芽，應該出苞，不要出苞，在他來看來採的時候，叫榛樹刺他，叫芭蕉打他，玫瑰釘他，還怕他不走？」花靈氣緊地說「這個走了，讓另外一個新的園丁，愛護花草草的園丁來，不束縛他們，不剪摘他們，讓他們自由發芽，讓他們自由生長，叫他能真正的盡到他的園丁的責任；砍掉花花旁邊的荊棘，拔去草草旁邊的莠藤，捕掉危伺裏的毒蛇，趕走樹蔭中的惡鳥。」

「那裏去找這樣的好園丁？」

「問題就在這兒了！」花靈停住不語。

一陣沈默。

「我看問題不單單在這兒嘖！」水神說，「我在地上住得久了，各處地方已看到多了，姊姊我告訴你

私人有的園子裏的花花不會茂盛的，雖然有好的園丁，也是一樣，可不是嗎？好園丁想要好好的愛護培植花花，就像你剛才所說，讓花花們自由發芽，自由生長，但是園子的主人們不答應呀！主人們還是需要他們的點綴品、裝飾物！所以，我說，問題不單單在園丁的身上呀！要這裏的花開得茂盛像別處一樣，就非這個園子是一個公園，公園里的花就不會讓某一個人隨意採摘，束縛！沒有被摧殘過的花花，才是健康，將來才能結果。」

「你的話是對的！」花靈肯定地：「我要叫所有私人有的花園里的花花澈底的和園子的主人園丁們不合作，一直到這些園子成了許許多多人可以遊玩欣賞的公園為止！」

花靈急急地走了，她去進行她的偉大的工程去了！這一個關乎萬花的工程！
入晚，風雨滿園。

點 滴

法王路易十一世，有一日問他的廚子，是什麼地方人，現況如何。廚子答道：「我

叫史德風，是笛陵人，每月收入與陛下相等。」法王繼續問他到底有多少收入。廚子

答：「我的收入也是恰等於所需。」

x x x x

英王喬治三世出巡到漢諾威時，宿於一所鄉村的旅舍。第二天早上，店主拿了一枚雞蛋給英王作早餐，並索價一金元。喬治三世覺得太貴，就問那店主：「這裏的雞蛋是否很稀罕。」店主答道：「不，國王在這裏是難得見到的。」

火 的 故 事

愚 人

一萬年前，或者更古也未可知，最初的人點着火的時候不知道世人要怎樣吃驚。那時代的人類和住在山野的獸類生活上沒有多大的不同；鑽在森林裏面取着草木的根或果實來食，由河中或海中取着生魚來食，投石將鳥擊落，用樹枝將獸打死，剝着生肉來食，爲防風雨和猛獸的來襲起見在小山的腹掘着洞空來住，或者是住在用樹枝編成的小屋中，所穿的東西一定不過是爲食而殺的獸皮而已。那時的人一定不懂得用火取暖以及用火燒煮生物來食。

那些人們見由火山噴火口噴出極紅的焰時，一定非常害怕，有時森林或草野偶然被焚舉起紅焰時，一定有許多人們由這地方遠遠地跑走。遇着這些件的人們一定很少，然在夏天不會見過雲裏閃閃的電光或由雲至地面的電光的人恐怕沒有。暗夜的電光和雷鳴怎樣使當時的人驚嚇！

關於火也沒有一件好的事，或者是出火的地方

一定有死人，或是一切的東西都會燒盡。一切動物都怕火，人們也非常怕火，以爲火是應該避的東西，是魔神發怒所致。人們祭火神大約是由於人類懦弱，而欲緩和魔神的怒。我們對於海神、水神、風神等一切可怕的東西，都把他叫做神來祭，大約都是由人類的恐怖心而生。

然而人類，不是無論甚麼時候都和其他動物一樣。人類和其他的動物不同，對於周圍的事有很強的好奇心和興味，要由實驗來懂他的理由。人類所以和動物不同的緣故，大約是因爲人類可以用兩個後足站着，還有空着的兩手可以自由來取食，可以防禦自己的敵，可以將周圍的一切東西拿來作種種的試驗，所以進步。太古的人類，當其他動物用爪牙來殺的時候，能夠使用木或石片殺他。更進一步，人類知道尖銳的石比圓的石是更好的武器，便造了石槍、石棒等等。造槍造棒的時候，將兩塊石

相擊漸漸地使它尖銳，因為燧石很堅，所以用以削其他的石。燧石是大家知道的東西，和其他的石或金屬相擊便能生火。太古的人們秋末坐在枯草的田中或落葉的上面，使用燧石造槍。因為燧石生火，火移於草野和落葉的上面，燃了起來。最初遇着這事件，他們要怎樣的吃驚！看見由草野燃到他們的東西的焰時，最初恐怖的情狀歷歷在我們眼前。恐怕他們身上的毛都會豎起，心臟會要跳破，好像猛獸要追來似的趕快拚命的逃去。正在昏迷逃命以為魔神快要追來的時候，偶爾回頭一望，卻見那火快要熄滅。

這樣事變一定會時時發生。人們的好奇心漸漸被他引誘，使用種種的石，種種的東西，實驗上加以實驗打算生火的法子。後來發見了相擊的石越硬越易生火，越乾越輕的物燒得越易。這樣去生火的事漸漸巧了，火的知識漸漸普及於人間，人們便不像從前那樣怕火。冷時能夠生火取暖。知道燃着火時猛獸怕了不敢前進，於是焚火以防猛獸來襲，到了現在還是用着。

當時人們生火是不是一定用這種方法，即無從確證。最初發見火的人似乎也不只一個人。我想雖

然有遲早，世界中必有許多的人發見生火的方法。

東西和東西摩擦會生火的事也被發見，和用石為武器的人們將石相擊成尖片那樣，用木為武器的人們要將木尖銳一定將木來磨。兩物相擦則生熱的是大家都知道的，試用金屬的釘在板上用力摩擦來看，釘必發熱至於不能拿在手裏。木的武器一次磨後不久尖端便壞，所以要時時來磨，每磨則木屑堆積，乾了後，被又磨武器的熱焚燒發火。大風時深山中常起不知原因的山火，便是因為木和木被風所吹而相摩擦生熱發火的緣故。

以上所說的事不只想像而已，今日還有和一萬年前的人們一樣的野蠻人存在，看這些野蠻人的風俗習慣便知道我所說的話不是單純的想像。試將世界地圖打開來看，北美的北部有一個地方叫做阿拉斯加，在這地的西邊是白令海，這海中有小小的島像鎖那樣的列着，這些島上有叫做阿拉斯汗和阿羅易息安兩種野蠻人住着。他們捕獸和魚做食物，他們拚命勞動才能勉強得食，他們爲着充飢每日工作，一些也不懂得經商。然而他們懂得生火。他們把硫磺打碎，將這粉末塗在石英表面，將這類的石英兩塊相擊，則石英中間有火飛出燃着硫黃，一面

將乾草置於二三枚疊着的鳥毛上，將火移到鳥毛使他燃到草上。

叫做伊士企摩的野蠻人用石英和黃鐵礦相擊使他生火。黃鐵礦是鐵和硫黃的化合物，大概是因為其中含有硫黃，所以和石英相擊則火飛出，移燃其中的硫黃。

這些野蠻人因為附近有硫黃和黃鐵礦，所以能夠使用，在沒有硫黃的地方，當然又打算用別的方法，在交趾支那則用二塊竹片。竹的裏面極堅，所以相擦能夠生火。

我們的遠祖雖然發見了火。然而沒有即時應用到日常生活上面，怕是不會應用。是因自己的手所生的火，然而他們不以為是這世上的東西，以為有甚麼可怕的大力，非常害怕，由以火為可怕可敬的思想，生出焚火來拜的「拜火教」。因為猛獸不敢近火便信火是僅僅保護人類可以尊敬的神，決不是沒有道理，就是不至於拜火，然而對於火的害怕也使他們所奉的宗教和火生一個結合。埃及人一切寺院都要點火，羅馬人、波斯人一切的都市和村落常常

點火，便是現在猶太人的一切會堂，希臘、土耳其等的寺院還點着萬年燈。

羅馬人相信在柏斯他神前的火如果熄滅無論公事、私事都辦不成。埃及、希臘、羅馬的古代人們相信火如熄滅便是天和地的結合切斷。

由拜火一轉而至於用火，這是怎樣可驚的變化！曾為火的從者的人們，以為能夠用火便是現代的文明，實在也說得去。由可怕的火，化為便利的火，人們一定經了許多的苦心 and 危險，為此喪命的人數也不少。照黑夜的燈火，煮物的灶火，冬天禦寒的爐火，這等等的火的使用，已經是研究上又加研究，給我們不少幸福。這樣的用火，好像不成問題的樣子。然而由怕火和怕招火神的怒的人們到以火為便利的東西的人們，不知要費了幾千年。這樣想來，我們對於祖先的功勞不能不加以感謝。

時代進步，達到現在原子的時代，幾乎沒有一樣東西能脫離熱能，熱能就是從火得來。所以現在的文明實在是出於用火。

教育第一！ 建設第二！

最新式的眼鏡

子健譯

假如你是近視眼的話，這該是你的福音，新式眼鏡的發明者對我說：「現在我們可以直接在眼球的上面安放一塊透鏡，代替以前架在鼻樑上的眼鏡，這種透鏡是用一種類似眼膜間的淚液所組成。」

我驚奇的問道：「直接在眼球的上面放一樣東西也可能嗎？」「爲什麼不能呢！那塊玻璃放在眼球的上面以後，便會隨着眼球轉動，而且不會和眼球摩擦。」

「但是在眼球轉動時，不會和玻璃摩擦嗎？」「不會，因爲玻璃的形狀，是完全配合於眼球的，而且因淚液的潤滑，把玻璃軟化了。」

「這種沒有框的眼鏡，是否已經有人使用呢？他們能看得見嗎？」杜德尼先生立即用兩個手指拉開眼皮，從眼球上取下一個蛋殼形的東西，有點像螺絲殼，很輕，很薄，而且是透明的。他拿在手裏對我說：「我已經戴了好幾年了。」但是我一點

也看不出。

他又說：「現在已有很多人戴這種眼鏡。你問過去問別人，他們已經戴過很久，但是一點也沒有阻礙。」

「這種眼鏡發明有多久了？」

「原則在很早已發現了。一八〇四年英人楊氏曾經想在眼膜上直接安放一種器具；一八三七年赫爾塞想發明一種糾正視覺的方法，此外許多醫生和科學家都曾研究過這問題，而且獲得很完滿的結果。」

然而，初次的成功是在美國，美國現在已製造接觸玻璃，不過他們在玻璃與眼膜間，需要注入清水。」

「你的呢？」

我的的是由淚腺自然的會分泌液體，因爲這種物質，雖然叫做接觸玻璃，事實是由樹膠製成，很柔

軟，不易破碎，而且永遠不會因淚液分泌而腐化。」

「這種眼鏡有許多優點。」假如你是藝術家、運動家、游泳家，或拳師，你可以不再受視覺的限制，我認識一個青年拳師，患了近視眼，成爲一個大阻礙。後來他戴上這種眼鏡，不久就成功了有名的拳術家。」

有許多青年姑娘常因戴了眼鏡，而減損了她原有的容貌，假如她能戴這種眼鏡，不是十全十美嗎？」

但是我們覺得，眼球上放一樣東西總是難受

的，於是我又問他：「當眼睛裏有一點灰塵的嗎，已經使人受不了，怎能在眼睛裏放一件東西呢？」

他回答道：「你的比喻是不對的，這問題是個習慣的問題，像裝假牙一樣，開始對你每天戴幾分鐘漸漸的把時間加長，終於成爲習慣了。當我把玻璃取下來的时候，你發現我的眼睛有改變嗎？沒有！這祇是個習慣問題。」

我告辭杜德尼先生時，我相信了。人類能發明破壞的東西如原子彈等。同時也能發明爲人羣謀福利的東西。

增加你的英文生字答案

- | | | | | | | | |
|--------|--------|--------|--------|--------|--------|--------|--------|
| (1) d | (2) b | (3) a | (4) c | (5) a | (6) b | (7) b | (8) d |
| (9) a | (10) c | (11) b | (12) c | (13) c | (14) a | (15) b | (16) c |
| (17) d | (18) a | (19) a | (20) d | | | | |

避蚊藥水

美國海軍新近發明了一種最有效的避蚊藥水，叫做 NARI 407。搽上以後，五小時以內可以絕對不受蚊咬。平均估計，搽上這藥水的人在三百二十分鐘後，方才有蚊子去咬他一口。

在這次大戰期間所發明的避昆蟲藥水，效力只能維持八九十分鐘，幾個月前宣布的二〇一號避蚊藥水在試驗

室中可以經久五小時，但實用起來可以經久十

小時。以後發明的四〇七號和四四八號的效力，都比二〇一號好。

避蚊藥水的發明，曾經有過兩年以上的研究。

主要的原料是 Naphthol。這些藥水既沒有顏色，又沒有氣味，搽用非常方便。

驅蟲燈泡

美國最近發明了一種燈泡，可以驅逐昆蟲。採

用之後，夜間進餐，讀書，睡眠，可以不再受蚊蠅之騷擾。

飛翼

飛翼是美國陸軍航空隊超空堡壘羣中最新加入，也是最可怕的一種。它的威力遠勝於已足夠制日本死命的 B-29 型機。單就飛行距離來說，B-29 的飛程是四千哩，但飛翼卻能裝載極多量的炸彈，

科學世界

青人

飛行地球周圍的四分之一，來回不停。

飛翼的

模樣很新奇，沒有機身，亦沒有機尾，有的祇是像三角形的機翼。翼的中部就在三角形尖端，作為機艙。可容十五人，內駕駛員六人，砲手三人，後備六人則在長途飛行時輪流休息，艙內有摺床，設備完全。這種「飛翼」遠在一九二三年就開始研究，由約翰·諾斯羅普主持。戰前他已造了好幾架試飛，結果優良，其中第一架飛過兩百次，現陳列於賴特斐爾博物院內。現在正式定名為 XP-35 的飛

翼。這是一種軍事秘密，所以關於它飛行實況的次數，除可長征萬里外，官方均未發表。

增加果實生產的方法

英國化學家發明了一種新的果實種植噴射液，對於世界園藝將有良好的影響，這種噴射液名叫 Fungus。據實驗所得的結果，非常滿意。噴射液是一種新產物，其功能可防止蕃茄種植不當所受的損失，且能助成多結果實。目前，這種噴射液只能應用於蕃茄，「包特」農場現正做他種試驗，以決定它對於他種農作物的效能。

禿子生髮

科學能使禿頂人生髮了。美國俄亥俄省的仇島博士發明了一種機器，據說已經使許多的禿頂重新生出頭髮。這些禿頂多數只須用這個機器處理十四到二十次，每次半小時，就彷彿生出細髮，此後便可生出與常人一樣的頭髮。醫治禿頂時先戴上一種帽子，而後在帽內加空氣壓力使帽成真空，據說這方法可使滋養頭髮腺胞的血管，恢復原有的機能。

自動電溫毛毯

最近美國奇異公司新發明一種自動電溫毛毯，這種毛毯能使牀上溫度自動保持着一個最適當的程度，使睡覺的人非常的舒適。自動電溫毛毯一條可抵平常毛毯三條，而且它的質地異常堅固，經久耐用，不易為水濡溼。

這種毛毯是用兩層羊毛縫成，其中裝有極細的電線兩條。一條通電流，所以能發熱，使毛毯溫暖。另一條是測量毯子的溫度的，並和一個三燈的電子控制器相連接。假使把控制器調節在七十八度而室內溫度降下來，那末測溫的電線會讓多量的電流通過毛毯，使它更溫熱。反之，如室中溫度增高時，毯子中的溫度就會減低以維持七十八度的溫度。這種毯子會補償晚間通常體溫的低落。不獨使人不致因此發生衾單被薄的感覺，並且還可以免去半夜再起來加蓋被的麻煩。

除此以外，自動電溫毛毯的重量也很輕，蓋在身上，輕若無物，決不會像平常蓋了厚被睡覺時，那樣的感到如負千斤重擔。

堪以為範的荷特維里青年

桂兒

「青年能以自己的力量創造奇蹟。也許在他們首次計劃的時候，需要別人的幫助——但是以後，你最好從傍注視，否則你反會破壞一切。」

這是荷特維里中學校長克里斯博氏 (Janus Christens) 的信條。荷特維里中學是阿拉巴瑪州最活躍的地方。它與學生經營的事業同時見稱於該州，而這班學生，幾乎包辦當地農家所需要的一切，從屠宰而至為農婦整容，無所不為。他們介紹新式耕種法，為當地居民裝飾家庭，改進健康情形，並介紹各種娛樂。他們把新的創造精神帶進荷特維里。他們一方面學習如何成爲一個有用的公民，一方面仍不敢荒廢學業。

六年前，荷特維里猶只有蒙哥馬利以北二十五英畝地沿山一帶的數百幢房屋，對於野心勃勃的青年，毫無發展之處。未經油漆的木屋，黑點斑斑，木板已為氣候腐蝕。地上夏天塵埃亂飛，冬天則泥

濘逼道。耕地參差不齊，但見蟲蛀的棉花，骨瘦如柴的雞和豬。農婦們終日在柴爐前汗流夾背，晚餐的菜餚，永遠不復是玉蜀黍麵包和玉蜀黍飯。附近一帶居民的情形亦復如是。

直到一九三八年一個春天的早上，有六個荷特維里學生把他們的煩惱告訴口硬心慈的克里特博校長。有一個學生問：「難道以後十年，我們仍是這樣不求上進，不做一點成績出來給人看看嗎？」一個女孩子說：「我願意擺脫柴堆與水井的生活，換一個新的環境。」我們要知道爲什麼愛摩爾郡不能成爲一個較好較新式的居地。

克里斯博很明白這情形，因爲他自己自幼便是一個本地的牧童。他具有非常的學識，但卻竭力避免對青年們表示任何特別的意見。相反的，他懇切地告訴他們，一個人靠了自己的努力，將可獲得如何的成就。學生們經過這次談話後，都具有一種信

心。他們深信環境的改善，實有賴於自己的努力——於是他們便努力以求達到這目的。

隔了幾天，克里斯博與學校的農業專家福明貝氏說起每年當地農家宰肉，有百分之二十五至五十的肉腐壞一事。福明貝說，糟塌了金錢，居民仍得不到冬季所必需的新鮮肉。他在無意中提起一個新方法——以冷藏保持肉類不壞。

克里斯博和福明貝會談後五分鐘，便有一班男學生跑去見他。他們激烈地問：『爲什麼我們不能自己宰豬——爲什麼我們不在學校裏建造冷藏庫？』

『你們知道怎樣宰豬嗎？』

『我們可以學。福明貝先生一定肯教我們。』

『可是這工作很麻煩，』克里斯反對說。

『只要你負責籌款，我們一定能做。』

克里斯博所要聽的正是這句話。於是便鼓勵在夜校讀書的農人購買公債。隨後又從農村保管會借得一三五、〇〇〇元，限於五年內還款，月息三釐。不到兩星期，學生們已開始建造新屠宰場了。冷藏庫由歐賓大學的工程師狄爾寧氏幫助學生裝置。在福明貝氏指導下，學生屠夫不久便能以鹽

醃法保藏火腿和牛肉，並製造香腸和豬油。有一個名喚瓊斯的學生，所宰牛數，打破當地歷來的紀錄。學生以每月一元的租價，把零下六度的冷藏櫃租給農人貯藏肉類，蔬菜和水果。僅在一九四四年一年內，學生已自此獲利三千八百八十元，並償清農業保管會的借款。

克里斯博也沒有把他的女孩子置諸腦後。他請霍爾特太太報告她在喬治亞州時所見學校罐頭食物廠對於鄉村的利益。霍爾特太太的結論是：『製造罐頭食物可使一個農家每年增加三百元的收入。』

這一次克里斯博又得到一個團體的幫助。女孩子們亟欲開設一個罐頭食物製造廠。克里斯博得到她們的立誓努力工作後，便與六十里外土斯加奇地方一個尚未開工的罐頭食物廠商借器具。

女孩子們出版了一本罐頭食物烹飪指南，鼓勵村婦醃製時菜。她們的口號是：『二小時內從菜園而至裝罐』。她們只收回罐內食物的價值和三分錢的裝罐費。未及一年，已有一百二十五個家庭的廚房架上排列該家政班所製的八千罐黍米，蕃茄，桃，梨，薑等。

不久後，地方行政當局，鼓勵農業系學生，改

良農民的飼雞法，以增加雞蛋的生產。

學生們為研究這一問題，特設一孵卵所。他們從新罕布什爾省定購大量飼料，轉售給農人，但附有一條件，凡用特別飼料飼養的雞，所生蛋應由學校孵卵所收購，每打價值較市價貴百分之十五。在一九四四年內，學生共孵得小雞八萬隻，出賣後，獲利二千二百九十五元五角六分。

此例一開，學生的新計劃更多了，致常乏人指導。學生們常因此不得不自作主意。年輕的鉛管裝置專家，利用七個池塘，建造了一座一萬八千加崙的蓄水池，在學校裏接水管，他們幫助各家庭裝置抽水筒，使許多家庭獲得自來水與新式浴室。學校的電機系學生，多由自己訓練出來。他們為許多家庭，並為萊胡特的教堂裝置電燈和電線，同時更為學校的舞臺裝置戲院用的特別發光燈。二年級的學生，以他們的審美力，使死氣沈沈的荷特維里住宅內貌煥然一新，替他們油漆傢具，修理桌椅，並且巧妙地使無用的食物裝改做成美麗的有總的牀單。

研究營養衛生的學生，使荷特維里家庭的菜單上添加「生菜食品」(Salad)一菜，並以全麥的麵

包代替單調無味的玉蜀黍麵包。

自荷特維里學校的學生開始使荷特維爾復活後，農作機器便成為最需要的東西。政府下令該地會加花生油的供給，但沒有人能出資六百五十元購買一架採花生的機器。最後，荷特維里學院自孵卵所所得贏利中，提出一部分購得機器一架，以之出租。自此以後，差不多每個農人都種植四至二十畝地的花生，每畝可獲利七十元。

學生們又以採花生機所得租費，購買他種機器。他們買了一架刈草機，為農人刈禾，每畝麥田代價二元。又有一架電壓器，為農人捆紮芻秣，每噸工資三元。許多農人因此得以貯存整個冬季所需要的芻秣，價值三百餘元。不久後，荷特維里的農人都能用學生駕駛的曳引機耕種，用學生運轉的機器打禾捆麥，並於學生開設的磨坊碾磨穀麥。

有兩個青年利用曳引機開墾了五千畝荒地，同時還協助地方當局開墾了數千畝耕地。阿拉巴瑪電力公司贈送該地六萬五千株樹，亦由學生代為種植。

六年前，愛摩爾郡仍只能種植五穀，但現在卻是遍地果園，繽紛奪目。荷特維里學校的學生鑑於

桃子比棉花獲利更厚，於是協助農民種植桃樹五萬株，用電噴器灌溉。去年有一個農人曾以植桃所得一千元存於銀行，又有一個農人，自十一畝的果園中，獲利三千五百元。

荷特維里學校的木廠與機器廠，能製造木牀，兒童遊戲用的二輪踏板車，鞦韆與欄杆標柱等。他們也製造施肥機，經十分鐘改裝後，這機器又可成爲五穀播種機，售價每隻一百元。

在「新法」的商標下，荷特維爾學校的實用主義的青年化學家，也製造出售化妝品，如冷霜，牙粉，滑膚水，洗頭水等。有十二個對美容術深感興趣的女學生，開設了一間美容院。學生洗髮，每次納費一角五分，外人則納費二角五分。這美容院每星期約可收入十元，全部用作購買新器具。

此外又有八個男學生要學理髮，但不如女學生的美容院成功。他們從維登姆皮加附近一間倒閉的理髮室裏買得一張理髮用的椅子和一個磁盆，便開始替公立學校的學生剃頭，每位收費一角。但他們缺乏良好的導師，因此毫無進步。最後他們靠表演舞蹈和售賣糖菓賺得六十五元，而以該款資送他們中間技術最優的學生到佛羅里達省某理髮學校去學

習六星期。但這學生回來後，卻受雇於另一理髮室。結果是他償還學費，而這學生理髮室亦因此停業。

管理這一切學生事業的款項的，是一班精明能幹的青年銀行家——商科的學生。他們擔任會計，存款，貸款，計算利益等職務。每天經他們手處理的現款平均有三百元。

荷特維里學校的學生同時還替缺乏娛樂的居民籌劃多種娛樂。每逢星期六晚，學校大禮堂放映電影，觀衆約有二百至五百人，每位收費一角。星期三晚，不穿外衣的農人，便攜帶妻兒，成羣結隊，到學校去玩球，有滾球，乒乓球，網球和排球等。學校並開放圖書館，供人借閱書籍雜誌，並介紹羽毛球戲，棋戲等室內娛樂。

爲了這一切的活動，荷特維里不得不大事擴充。但在地方捐款未有着落之前，學校只能以校款購買空草舍與木屋，在佔地五十四畝的校園內，改建成二十五座木框屋。

但這許多活動，並未妨礙荷特維里學生的學業。學生中途退學的人數，已自百分之四十五減至百分之二十五。同時根據各大學的記錄，阿拉巴瑪

各中學中，荷特維里學校學生的成績，往往名列前茅。沒有一個學生有一種不合格。

今日的荷特維里的外貌，已煥然一新，遠非昔比。農人們歡喜策馬越過一望無涯的麥田和棉花田。果園裏果樹繁茂，畜欄裏養肥胖的豬，牛和

雞。他們的妻子，對於綠草坪上美麗整潔的家，常引以為榮。一般人的健康日益進步，因為他們吃得比以前好，而食物的種類亦增多。青年男女，仍繼續在荷特維爾努力。他們知道他們的社會正向着繁榮之途邁進，而這社會卻是他們一手創造出來的。

一笑

小約翰把學校的分數單帶回家來，母親一看，上面有先生的評語：

「親愛的威爾斯太太，令郎是個聰明的孩子，只是他時刻愛和女同學攪在一起，我正在想用一種方法來糾正他。」

約翰的母親看完了非常高興，立刻寫了一封信給那先生；

「親愛的洛埃小姐：假使你想到了某種的方法時，請立即寫信告訴我，因為我對於約翰的爸爸，也有同樣的煩惱呢！」

詹美平日為人孤單，一天他去訪他的朋友，敲了半天門，沒人應聲。詹美正要離去的時候，保羅就出來了。

「哈囉，保羅！」詹美說：「你獨自一個在家裏麼？」

「是的！」保羅說：「爸爸、媽媽、瑪麗姑姑、艾德叔叔，還有我，都是獨自一個人在家裏。」

少年時代的

安迪生

George S. Bryan 原著
天超譯

湯姆士·阿維·安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 生於一八四七年二月十一日於美國米爾頓，父親山姆·安迪生 (Samuel Edison) 早年曾從軍，後改業商，敦厚殷誠，母親妮西·愛命奧 (Nancy Elhott) 出身學校教員，為人賢慧能幹，教子有方，子女三人，安迪生居長，妹妹且尼 (Fannie) 弟弟威林 (William)，安迪生幼時受母親教導的影響很大，在求學時期，身體柔弱，學業平平，並不顯露有過人之處。但富好奇心，有一次見到母鷄孵蛋，居然自己偷偷跑到鷄欄坐在鷄蛋和雞蛋上，想孵出小雞和小鵝來，這件事成為他幼年時的美談，本篇敘述安迪生少年時的故事，我們希望讀者除閱讀故事的眼光讀本籍外，更注意到我們可以效法之處。

在許命港 (Port Huron)，安迪生入了三個月
的學校，這就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正式學業了，他
後來說：當時他自己一直是全班成績最劣的一個，
學校的學監稱他為「頭腦愚鈍」，說來很奇，當牛
頓 (Isaac Newton) 少年時，在學校也被稱為笨
拙，蒸氣機發明家瓦特 (James Watt) 在求學時
也老是成績不好，英國名化學家台維 (Humphry
Davy) 爵士，他當時的先生後來說「當他和我一起
時，我實在不覺得他有這樣過人之才呢，」時間終

于證明了他們的奇才，一如安迪生一樣。

安迪生的母親是一個能幹，賢慧，有相當學問
的人，她以自己曾做學校教師的經驗對當時一般公
立學校並不看重，她非常痛恨，有人說『雅』——
當時家人朋友都這樣叫安迪生——「腦根愚鈍」或者
她是有一種自然的偏見，事實上她祇相信「雅」
的腦子略異於常人，所以她自己負起從新教導他的
責任，指導他應讀的書本，安迪生十二歲之前已經
讀過吉本氏 (Gibbon) 作的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羅馬帝國興亡史」，休謨氏的(Hume's) "History of England"「英國史」，雖然安迪生一生的工作中並沒有很大地運用到他所看到的小說，而山姆安迪生每次在他兒子能將一本書看完而述出其要點時，則賞給他一些零用錢以示獎勵之意，那時師徒倆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去攻讀牛頓的「原理論」，然而，我們可想像得到的，他們都不能全部了解安迪生對於數學一向是並不好，所以在他後來數年會費盡苦心研究數學，同時也因為這緣故，他被迫只好完全依靠實驗工作。

雖然他不是一個數學家，但他倒是一個天才實驗家，從那件孵蛋的趣事已經可以看出他未來的作風了，一個荷蘭青年名叫密俊奧(Michael Onda)那時在他家中當一個雜役，爲了想試驗氣體能夠使人飛翔，安迪生說服了他吞下大量的賽得利藥沸騰散(Seidlitz power)，結果非但不能凌空飛去，反而腹痛如絞，這件事真相大白後，安迪生就挨了一頓皮鞭，不久，找到一本派克氏(Parker)作的學生哲學(School Philosophy)作爲物理初步實驗的參考書，書中一切試驗他都樣樣去實驗，所以隨後變成他的特性 遇到他讀到一切原理說明的自然科學

都非實驗一下不可。

在家中的地穴裏，他搜羅了很多原料作爲第一個實驗室，數量約有二百多瓶，齊列架上一律標以「有毒」字樣，有一次他說「母親的見解有時和我兩樣，尤其在我全神貫注實驗東西的時候」。是的安迪生母親曾經要他把實驗室取消，二百多瓶原料一起拿走，最後總算她明白了，答應他得繼續做下去，但以「雅」不在時必須把實驗室門鎖上爲條件，安迪生大部份的零用錢都是用於向當地的藥房購買那些化學原料，那時若人注意他，一定會相信這小子日後會成功一個化學家，而不以爲是物理專家的；這些安迪生早年獲得的化學知識，日後對他幫助很大，尤其在他研究與電燈及電池有關的各項問題上。

爲錢的問題，他曾和父母爭吵，卒獲准許在許命港至狄爾洛的加蘭(Grand Trunk)鐵路公司上當一個買報童，鐵道線全長一百二十六英里，他每天清晨七時隨車離許命港，再隨車回返約是晚間九時半，嚴格而言，這倒不是他第一次出去工作賺錢，以前他曾和密俊奧用一隻小馬拖一小四輪車，載着父親園中出產的東西沿街叫賣，一年共賺了六

百塊錢，一起交給了母親。

安迪生自己說：「在火車上工作了幾個月之後，我在許命港開了兩間小店，一間是報攤，一間是出賣應時的蔬菜，牛油，醬果之類，是我和其他兩個小孩合股開的，得利平均分配，報攤不久就停了，因為主管的小孩不老實，蔬菜店我則繼續開了一年光景。」事實還不只這樣，安迪生那時獲得一個特許在快車上當一個賣報童，早上離狄爾洛，晚上回來，隨後不久有移民班車每天開行了，安迪生說：「那班車大約有七節到九節車廂，常是擠滿了挪威人都是要到依屋華 (Iowa) 和密尼蘇打 (Minnesota) 去，在那車上，我用了一個小孩專買麵包，香烟及棒糖，」安迪生時年祇十二歲，已經有這許多商場的事業了。

美國的內戰極刺激安迪生報紙的銷路，所以他就把蔬菜店關了，幾年後，他回述一件故事，當時他怎樣去訪新聞：在一八六二年的一日——好像是四月八日，他發現一大羣人在狄爾洛圍著佈告板看當地出版的報紙，那消息是關於西洛 (Shiloh) 之戰 (以後有稱爲比士本 (Pittsburg Landing) 登陸戰)，已在但尼士 (Tennessee) 開火了，雙方總共

死傷六萬人 (後來知道這數字是過於誇大，由歷史家證明確實傷亡二萬人)，安迪生看見這羣狄爾洛民衆，忽然靈機一動，他立刻跑到加蘭 (Grand Point) 車站去，慫恿那電報發電員，把那消息用電報通知許命港及沿線其他各站，安迪生說：「他發電請求各地的電務員把那消息張貼在各站的火車來往時刻表上，我立即覺得平時報紙祇銷一百份的，現在能使它銷到一千份了，但我當時不夠錢去買一千張報紙，我決定不顧一切去找那主筆和他先借，他去的是『狄爾洛自由報』的編輯室，當時是一份晨報，後來由於李維氏 (C. B. Lewis) 所畫的幽默漫畫，曾名盛一時，銷路很廣：「我跑進公事房見有兩個人，我於是說明我是做電報工作的，我想要一千份報紙，但我所有的錢只足買三百份，我請求能否先借報後付款，其中一個人不肯，但其餘一個叫他允許如數借給我……一個小孩幫忙我，立刻把報紙拖到火車上，摺疊好，火車第一站到于狄加 (Utica) 是一個小地方，那裏平時只銷一兩份報紙的，這次我看見一大羣人在月台前，我以爲是人家作短期旅行，但當我一踏進月台時，一大羣人就朝我擁來，我立刻明白電報是一件偉大重要的發

明啊！我在那裏賣出卅五份，終於我把報紙在狄爾洛至許命港各站銷完，安迪生又說：「在許命港我常習慣在離車站四分之一英里地方跳下車，本來火車走到那裏速度漸漸減低，而我事前在那跳的地點已預先倒了幾桶沙，所以我當時像是極專長此技。那小荷蘭人（以前提及的密俊奧）帶了馬車早在那裏等我，當我們的四輪車走近市郊，一大羣人已在等我們，我於是大喊「各位先生每份廿五分，所存不多了」，一銷就空，當時我確是賺了一筆錢。

安迪生每天照例給母親一塊錢，其他大部賺來的錢就化在購置化學用品和化學儀器上，他的主要實驗室現在已不是家中的地下室了，而是「火車上實驗室」，因為當時在那列客車的行行李車共分爲三節，一節是專放行李及特別包裹，一節是供美國郵局用，其餘一節原是供旅客吸煙用的，但吸煙的那節始終沒有用過，所以安迪生得到管車的允許據爲己用，他不祇可利用那節車供存放報紙，雜誌，糖果等等之用，並同時設了一個新實驗室，不斷地增加一列列大瓶，小瓶，試驗管，及各種私人行頭設備滿積其間，還藏著大量的化學原料，現在他可在狄爾洛儘量購置原料，不像以前在許命港只能買到

有限的幾種了！安迪生有一篇德國教授弗利生奴氏（Karl Fresenius）著的定量分析論文譯本，他用作爲實驗的基礎。那篇論文，和其他原作者所著有定量分析的作品，曾經風行一時，在那行李車廂內當火車進行時搖動震響中，這少年賣報童每抓着空暇時間，研讀不倦。再者，我們得補充一句，當時安迪生一部份的儀器是由波文氏（Geo. M. Pullman）替他造的，波氏那時在狄爾洛開了一所小工廠，其後以製造波文式火車而名盛一時。

在那節行李車上現在又多了一副小型印字機，出版「先鋒週報」了，安迪生看到一般人對新聞的關心，遂決意自己出版報紙，而且他經常和鐵路上的電信有聯絡，他能夠把狄爾洛當地所能得到的新聞全部記錄下來，刊出發行比其他報紙爲早，他發現了這點之後，就買了一具小型印字機，這具機本來是印旅館菜單的。他還買了付打字機，由於他天賦的機械常識，不久就學會了裝拆打字機的技能。「先鋒週報」每份取價三分，訂一個月收費八分，每月約能銷到四百份，安迪生自己一身兼下列各職：訪員，主筆，編輯，排版，印刷，雜役，廣告主任，發行經理和新聞代理人，這份舉世無雙

的報紙，的確辦得很好，尤其在這主筆兼主辦人的年齡程度和他那副需要時常修理的印字機而言。安迪生的異才和技巧日益猛晉，他對電學已發生興趣，據他自己說：「這可能是由於我常常到電報室，因而認識了一個意趣相投的同志之故。」他以電報線通到那朋友家中，在那時不像現在可以買到變壓器和其他電氣材料，這兩個孩子盡量利用他們所有的東西。他們用的電線本來是普通用作支撐火爐管的，而玻璃瓶則作為絕緣體，他們把玻璃瓶掛在釘上，利用樹枝兩邊撐起，如果找不到樹枝，就用記新聞用的舊報紙代替，以黃銅做的小彈簧做鍵子，破布做磁線的絕緣物，安迪生當時想以最廉省方法獲得電流，曾經真的實驗過以貓作為靜電的來源，供給線路，在這個實驗中，貓當然不會生甚麼效力，但由此方法推想，卒發明了用電池可使線路發生作用。

上面已經說過安迪生晚上隨車返許倫港約是九時三十分，他父親指定他每晚十一時半必須上床睡覺，這使他沒有甚麼時間可去研究電報機，況且安迪生的一片創造心，常被人認作「頑心重」，每天晚上他還要將沒有賣完的報紙帶回家中，他父親

山姆卻每晚必看看他的報紙問問情形，安迪生遇有機會就托辭而出，打個「已回家」電報給他的朋友，他也想到能用「私人專線把消息供給父親，父親對此居然大感興趣，贊助他的提議，安迪生把每天的新聞先通知他的朋友，再由他朋友以電報發到他家中，父親大為所感，居然等着讀他們的電告甚至讀到第二天早上一點多鐘，十一時半必復上床的法令無形中取消了，安迪生和他的搭當遂安然彼此實習其初步電報原理至異常熟練程度。最後不幸電線被一隻牛碰着完全弄壞了，沒有辦法可修好。雖然以後他們無法再裝了，但這是安迪生第一次的戶外實驗，成績亦最好。

在那時候安迪生的旅行印刷所和流動實驗室，正是黃金時代，可是有一天不幸的事來了，較之那隻牛還要壞，當那火車正以極高的速度在日久失修的路基上走——那時美國鐵路當局所做的路基都很壞，——行李車突然傾倒，在安迪生那節車廂裏一塊燐從架上掉落地下，由於震動磨擦，立刻發出強光而至燃燒，車廂失火了，安迪生大驚失色，拚命和火撲鬪，後來卒由管事趕到用水救熄，整個火車總算化險為夷，那管事氣得不像一個人了。本來

事前安迪生是得到他的同意把那些化學東西放在車上，作為永久實驗化學的地方，他也知道安迪生對享受這優待時常極小心翼翼，但他應該明白這樣是會有火災的危險，現在事情弄出來了他大發雷霆，猛力攪安迪生一下耳光，火車到了克利文山車站 (Mo ntu Clemen)，他把安迪生和全部東西——實驗儀器，印刷機等等——一股腦兒趕下車來，掉在月台上，東西都被掉壞了，可憐的安迪生惟有熱淚兩行。

由於那咆哮的管事野蠻的一下耳光，安迪生一生就不幸地留下了耳聾的惡運，他有一次說他覺得耳聾在另一方面講是有益於他的，耳聾使他在工作上專心一志不為其他事情所分心，更激勵他改良用炭片作為電話的變壓器，完成留聲機的發明等。當我們為他這種謙忍的態度深受感動時，我們更覺得那種無知舉動，粗心及暴力誠足以摧殘世界上可珍貴的人啊！一個偉大的總統被一個野性的黨徒所謀殺，一個出名的化學家死於一個車夫之手，一個青年的安迪生為這個碌碌無名的傢伙永久所害。

從這次經驗之後，安迪生回復他的實驗室在家的地穴裏，他第一件答應不再把任何危險的東西

帶到裏面，他的印字機也搬到家中來，此後一直沒再發生甚麼意外。「先鋒週報」一直順利地出版，待到後來，得朋友的提議，才把它擴大篇幅改名為「保羅評論」(Paul Pity)，這份報由於它的新名目，專事品評許命港當地一般人物的長短，毫不客氣地隨便論述各個人的品格與怪癖，其中有一個竟老羞成怒把該報的主筆與發行人推入聖加拉河 (Saint Clair River)，後來沒有多久，該報就停辦了。安迪生本來對於辦報極愛好，但此後他漸漸轉移目標於其他事業了。

在狄爾洛他有一空暇時候就常到公共圖書館，他所看的書並不完全只限於化學一類，他不拘任何書籍，閱讀極廣泛，順着書架一套套的看完，完全是虛心多求學問的目的。

除狄爾洛的公共圖書館外，他最愛到的是加蘭支命鐵路公司的機器場，有時他那相熟的火車司機會讓他開火車玩玩，甚至有時由他駕駛火車頭作短距離的行駛，安迪生以客串司機而得的經驗，描寫當時開火車頭的情形是：「司機室四週都是光亮亮的銅和精細的木工，每一樣東西看來都講究非常，那火車看來速度很慢，而且司機和那火伙，因上一

晚參加了跳舞會，所以當火車開行了十五里後，他們已呼呼欲睡，眼睛無法再睜開了，於是一致同意叫我代替駕駛，我最擔心水帶不夠，因為如果水太少，鍋爐會爆炸的；我還沒有走到二十里，迷漫的泥灰已籠罩全車和我身上，於是我把車停近一個站，在那站上伙伙通常走到車頭的擋牛欄（當時美國的火車，頭上常裝有擋牛欄，以防車行時野牛衝入擋住去路），打開蒸汽爐邊的油杯，加些油料進去，我於是如法照做。但當我一打開油杯時，蒸汽衝出，同時發出尖刺的叫聲，幾乎把我噴下車外，我最後卒用力把油杯重新關上，回到司機室，心中以為本來就不須要加油的，事後才知道每次伙伙去加油，司機必先把蒸汽管關閉，自上了那次當之後，我對任何事的觀察都比較謹慎了。」在他的火車到達目的地之前，又遇到了山洪泛濫，這回他倒覺得不是水帶少了，而是太多得直捲去一大堆煤炭。安迪生後來並沒有繼續不斷地研究蒸汽機，但數年後倒是改進電力火車頭的先鋒。

安迪生有時在忙碌之中，做出些惡作劇調劑劑劑自己，其中一個就是一次戲弄加利狄奧(Gratio)炮台的守衛，這個老炮台離許命港的村很近，已早

在一八五二年廢棄，但內戰發生之後，民團遂用它作為司令部，安迪生和麥支奧時常在晚間聽到一種口號聲在守衛線傳來傳去，是衛兵呼喚班長出來的口號，所以，在一個漆黑的晚上，安迪生盡力模彷彿學着他們的聲音高發出口號，第二個衛兵以為是上一個崗位的衛兵傳來的，於是照樣傳給第三個，這樣一直傳下去，結果伍長白白步行了半英里，才知受愚。一連三晚這樣捉弄他，但第三天晚上他們已知道受騙而注意了，終於捉住那荷蘭小孩，把他關在炮台內，衛兵追蹤到我家中，我趕忙跑進地穴，在一間小房間裏本有兩個大桶滿裝着馬鈴薯，還有一個桶祇放了些少，我立刻把那些少的馬鈴薯倒到其他兩桶裏，把空桶倒轉了躲在裏面，衛兵來了，他們推醒了父親，並點起洋燭和燈籠四處找我，那伍長明知我一定在地穴裏，但找來找去找不到，他問父親地穴裏可有其他秘密地方，父親確信地回答說沒有，伍長說這太奇了。他們走後，我甚為得意實在。當我扭着身體躲在桶裏時，濃厚的腐爛馬鈴薯味道令人聞之欲嘔。第二天早上麥支奧被放出來了，自此以後，安迪生再也不去愚弄那些軍士了。

當安迪生做賣報童時，英國威爾斯親王(Prince of Wales)(後來登位後稱愛德華七世)，適遊訪美加兩國，曾到了許命港對岸的沙尼亞(Schenley)，當地的人舉行了盛大的民衆歡迎會，歡迎親王，那時安迪生和許命港一班孩子，也渡河去看熱鬧，其中有幾個事後表示「親王並沒有甚麼超人之處，他簡直令人大失所望」，這話說了不久，加拿大的小孩大舉進攻美國小孩，我們都挨打，我自己喫了

個黑眼圈。又有一次(大約是聖誕節前一星期，安迪生正儲滿貨色以應佳節)安迪生的火車出軌了，四節老式車廂衝出路軌，掉入路旁，安迪生的血本，葡，葡乾，棗椰子，無花果和糖果之類，散滿一地，爲了掩飾當時別人注意到他心中的隱痛起見，他一面拾起地上的東西送到自己嘴裏，一面喃喃地說：「我有家庭醫師照顧我的」。

笑是有益的嗎？

從前有句諺語說「笑能發胖」。這樣看來，笑是好的了，但是肥胖不盡由於笑，不過隨便怎樣，笑總是有利益的。身體的健康，生活的幸福，都與笑不笑有關係。例如歡樂可能增加心臟的搏動，並且能有深呼吸。倘使我們在歡樂的時候，和些得意的朋友用飯，胸襟暢快，能有很多的消化液流入胃內。倘用化學的分析來說，這些液體內，含有助消化的發酵成分很多。

笑的本身，也有特殊的價值。因爲笑乃是身體上一種最寶貴，最重要的筋肉運動。這額外的深呼吸，不僅能運用胸部筋肉，且可間接運用心臟的筋肉。這樣一來，就有較多量的養氣，經過血液。這種血液比平時的血液所含的養氣來得多。所以牠的循環全身，也比平時的血液也來得快。

花落知多少(續)

子子

八

「做！做什麼！你們，做什麼呀？」黃德睡在擔架上，急促的喘着氣，喉管裏似乎有東西塞着，聲音啞得聽不清楚，「我還不能死，我——我，我現在還不，不能死呀！」

四五個同學在擔架前面走，校園裏靜悄悄的，太陽拖着沉重的步子向西山脚下走去，擔架前的人不時把低垂着的頭抬起來，好像要尋找些什麼，四周看了看終於並無所獲，沈錕受不了，突然炸彈似的爆發起來。

「他媽的！這叫什麼話，活蹦亂跳的一個小伙子，一個月不到，變成了這個樣子，和街上那些病兵差不多了。校醫都是管幹嗎的？」

「校醫管病管不了餓呀！大夫讓他吃牛奶，吃雞蛋，吃魚肝油，吃豬肝湯，這不是開頑笑嗎？一

個月來就連這一天兩碗米湯，要不是我三天兩頭自己去廚房吵，早就叫人漿了衣服了！哼！這年頭窮小子乾餓死都是活該，更別說生這種少爺病了。」阿林也發了牢騷。

「根本就不該讓他住在宿舍裏，學校裏療養室沒有藥，就該送他上醫院去，病人住在宿舍病人受罪，好人遭殃，回頭非得和校醫交涉，一定要他給咱們房子消毒。」又是沈錕的聲音，最後一句低了一點，還回頭看了一下，大概是怕病人聽見他的話。

「什麼？咱們校長會拿買黃金儲蓄券的錢送窮學生上醫院？就是他肯，他那位母夜叉的太太也不……」阿林還沒有講完。

「別動，別動，」抬擔架的工友嚷了起來，前面走路的一齊回轉身來，住了腳。黃德掙死的抬起了頭，額上的汗珠子不住的向下流，頭髮都已濕透

了。他喘着氣，用手指着女生宿舍的第四窗戶，却掙不出話來，沒有人懂他的意思。（校醫室是在女生宿舍的後邊。）

阿林走近來用詢問的眼光看着他。

「你要做什麼？別着急，頭靠下去！」

黃德索性連上半身都快抬起了，工友氣得把擔架放下來，站在一邊氣呼呼地擦汗。

「我——我——要，我要——看看她，哼！——黃德上氣不接下氣的掙扎着說。

「誰？看誰呀？」沈錕急得叫了起來。

「我，我不行了——我一定——要看——看她——她。」

「咳，這——」沈錕急直躁腳。

「張——」黃德拚死的掙出了一個字，頹然的倒了下去。

「什麼！」沈錕話沒有問完，女生宿舍的走廊轉角處有了脚步声，衆人一齊回了頭，轉出來是李映南。

「你們這是幹什麼？」李映南楞得停了腳。

「前天又是自治會爲黃同學籌了款送他上醫院嗎？現在正預備送他去，走到這裏不知怎麼他說要

看人……」阿林訴說着。

李映南似乎沒有聽見阿林的話。皺着眉慢慢的走近擔架。

「誰？是——誰？」黃德直着頭頸——喘着氣。用力的把每一個字從喉管裏揪出來。

阿林替他擦了頭上的汗。「是」李，你不認識嗎？」

「喔！是你！是，你？我想得你多——苦呀！你——你太狠心——你——你——」

李映南給弄得哭笑不得，紅色從耳根那裏走到她的圓臉上。

「林同學，沈同學！他精神有些不對，對不起，膳食團今晚要召集各系代表開緊急會議，我得先去佈置一下會場，喂：沈同學你已收到我們膳食委員會的通知了嗎？」

「唔，剛才收到，是什麼緊急事情呀！」沈錕問。

李映南看了一眼這一羣。

「沈同學，我們等一回兒談吧，黃同學太可憐了！我們——應該好吧！回頭見。」她沒有把話說成整句。很快地跑了。耳根那裏還有些紅。

這一羣繼續他們的路，往校醫室走。

九

天陰森得可怕。

高總務長的臉也陰森得可怕，他今天下午在校長公館裏，碰了一大鼻子灰。

在他的臥室裏，他自言自語着：

「校長，你這個糊塗虫呀！怕老婆呀！學校裏什麼事情都要問太太，還做什麼校長。」

「豬婆娘，好，你厲害，你要管公米，就讓你管去，以後瞧吧！」

「什麼事情呀！氣得這個樣子？明兒個又要胃氣痛了。你這幾天乾火這樣旺，真是——」高太太擺着她的和細竹竿差不多的大腿走近總務長。她的嘴裏裝了兩顆金牙齒，所以她口一張一張，電燈光照着金牙齒就一閃一閃。

你不懂，「這些事情你們女人家不懂，少問，別問！」說完「呼」地吹了一口氣。

「發什麼脾氣呀！我又沒犯到你，脾氣發到我頭上來了，奇怪！」太太不服氣地。

「太太，你還來氣我，你還要來氣我，你，你

——這不是要把我活活的給氣死麼！」聲調有些軟了下來。

「你說呀！你的心事也該讓我知道呀！你這樣氣呼呼地，氣壞了身子，怎生了得——」

「好太太，真把我氣死了，那個豬婆娘，他媽的，他媽的，上星期不是決定公米交員生合作社管了嗎？合作社的經理是陳和書，陳是校長太太的弟弟，他媽的，別的學校裏總務長兼員生合作社經理所以今天我想請校長重聘合作社經理，誰知道，他媽的——校長太太這個豬——可真把我氣死了——」又是「呼」的吹了一口氣。

高太太已經給他倒了一杯熱茶。

「豬婆娘？又是校長太太把你氣嗎？」太太發作了，「好！好！你老娘不會放你過去的，像煞有介事，做校長太太了，擺屁架子呀！」這幾句話是對着窗口說的，下面是對他丈夫說了：「喂！你不知道呀！那天我跟她在馬路上碰見，她連睬都不睬我，我也是總務長的太太呀！我又不曾做出過什麼不體面的事情來過，幹麼不理我？憑什麼不理我？喔！就算她是到外國去過喝過洋墨水的，我沒有會上過洋學堂，但是我是總務長的太太——」

「好了，好了。這種小事情氣些什麼，其實，你應該對她客氣些——」高總務長聽得不耐煩了。

「我看見她不是對她點頭了嗎？好，好，你還說我來，你，你，丟你自己臉！我反正——我反正是女人家——喔——太太哭了。」

「算什麼，這算什麼？你要知道，你對她好些，我做起事情來要方便得多，這叫利用，這叫利用呀！你懂嗎？你不瞧見嗎，訓導長的太太，會計主任的太太多麼會慫恿人家，今天一趟校長公館，明天一趟校長公館，所以，所以——這個那個就都成了校長的紅人啦！你，你，——我說，你呀！真是毫無辦法。」

「你——你——喔——」太太這一下子大哭了，他奔到床上去，臉伏在枕頭上，屁股朝着天花板大哭了。

「這——這——這——」總務長「呼」的又吹了一口氣，順手點起了一根香煙。

正在這個時候有人在敲門。

「誰？」總務長問。立刻轉向太太，「太太，有人，有人，別哭了，別哭了，人家看見了你這個樣子成什麼體統。」聲音是這麼低，差不多就在喉

頭上說話似的。

太太果然不哭了，她翻了個身，臉朝裏，抱了一角被蓋在身上。

「是我，先生，」原來是總務長家剛請來三天的女工人王媽，她開門進來了。

「幹麼？」總務長怒目地「這麼晚還進來？」
「先生，有人會你，」站在門口有些侷促，但是她做女工人有二十年之經驗了。——她是十六歲起就做女工的——當然不會太不習慣，當主人責罵她的時候。

「是誰？」不耐煩地。

「一個小姐？」

「一個小姐？」

「唔！她說有要緊事，要見見先生。」

「是學生麼？」

「大概是吧！」

「請他進來吧！」說着，又把眼睛往太太睡的地方一掃。

小姐進來了，是包蘭若，手裏還拿了包用紙包着的東西。

「總務長 Good evening——」

「唔！有什麼事，包蘭若！」

「沒——沒有什麼事，我——我是來看看高師母的。」說着眼睛射往床那向，「怎麼師母不舒服嗎？這麼早就睡了，還不到八點鐘呢？」邊說邊走了近去。

她有些不舒服，她累了，她也許睡着了吧，別去吵她吧！」

太太像睡着地樣子一動不動。

包蘭若一聽這話，就把脚步放得更輕一些退了回來。

「總務長，這兒——」邊說邊打開了包，「小意思，給高師母吃，這是我們湖南的特產，今晚剛從城裏送到的。」包裏的東西原來是一塊乾荷葉裹着的臘肉，一陣肉香立刻吹進了總務長的鼻子。

「不，不，不要客氣。」

「總務長，高師母待我真好，她跟我很談得來，她常常教我怎樣做人，怎麼讀書，她真是我們的表率，這一些些——算不了什麼，總務長，你代收下吧！我回去了，不打擾師母了，等高師母醒來，請您對她說一聲，代我問她好——」

「不，不，」總務長滿口是「不」，但又是一

陣肉香吹進了他的大鼻子。

「唔——誰呀，」夢囈地。

「把高師母吵醒了，高師母，是我；包蘭若，你身體不舒服嗎？」她走了過去，「一定是你工作太辛苦了，新媽子用得還好嗎？新的工人一定不滿意，不聽指揮，是嗎？」

高太太早已把臉朝外了，不知道她剛才的哭有沒有眼淚，這時候眼睛不紅不腫，微笑地開她的「金」口了。

「噢，是包小姐，請坐，請坐，一個多星期不來坐了呀！忙嗎？」高太太讓包蘭若坐在她床沿上。

訓導長這時候彈了彈煙灰。

「包同學，你跟高師母談談，我出去一會兒就來，」總務長心裏明白，高師母一定很想收這塊肉，自己在場不是太「那個」了嗎？

「請便，請便，」包蘭若伸一伸腰，看着總務長走去。

「高師母，您真太辛苦了。這樣弱的身子，還整天忙——」

「還好，幸虧我沒有小孩子，要不然，可真

沒得辦法了，內地的工人都是笨豬，做什麼都不會。」

「王媽不好嗎？」

「還不是笨豬，什麼菜都我親自做，你們的總務長吃菜的脾氣呀！唔——真是，喔！你剛才和總務長說什麼來的，」裝糊塗地。

「喔！我帶塊臘肉來送給您吃，沒說什麼。」

「真客氣，真客氣，您不知道呀，你們的總務長最愛吃臘肉。」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以後我再有就再送來……」

「不，不，不要再客氣了。」

「小意思，一些些——噢，你聽見學校裏什麼消息嗎？」說頭變了。

「什麼消息？」

「米，」

「米？」

「是呀，米的事情，總務長沒有告訴你嗎？」

「公米不是已經歸校長太太管了嗎？」

「不是，米現在是學校員生合作社管了。合作社的董事長是王訓導長，經理是陳和書先生，校長

太太那裏會管這些事。她也沒有資格管呀！她又不是我們學校裏的職員。」

「對，對」高太太是不斷的「對」，一聽了這句話。

「校長一定是怕總務長太忙了，所以聽說把米的事情從總務處移交給合作社管了。高師母，你真的不知道米的事情？」包蘭若的聲音高了起來。

「真的！」

「膳廳門口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標語佈告呢。」

「寫些什麼？」

「說校長和公米呀！說校長貪污呀！說要打校長！膳食團還開過緊急會議！事情鬧大了呢！」

「怎麼？」不知道是驚喜的口氣。

「今天晚上沒有別的人來見過總務長嗎？」口氣微微有些急。

「沒有！」

「唔」包蘭若若有所思地，「高師母，真的玩，那些紅紅綠綠的標語——」話頭又有些轉開去了。

「噢！你身子不舒服，該早些睡了。我——我想回去了，我們寢室裏就要點名了。」

「不多坐一下了嗎？」

「不了，請您對總務長說一聲，我走了。」

「謝謝你，謝謝你的臘肉，我不送你了！」

包蘭若走到房門口，總務長剛巧進來。

「總務長，我走了。」

「不再坐一下嗎？」總務長微笑着，斜眼看一看桌子上的臘肉。

「不了，Good evening。」

包蘭若走出了門，但她並不立刻回宿舍去，在總務長公館院子的外面她找到了王媽，和王媽又唧噥了半天，她還塞一捲鈔票到王媽的手裏，離開王媽，包蘭若還不回宿舍，她朝向校長公館走去。

十

自從膳食委員會召集的全校各團體代表聯席膳食問題緊急會議開了以後，整個學校轟動了。學生們和學生們一見面當然談「米」的問題。那些教授們也在打聽着：「誰發現這樣一個大秘密？」掃園子的工人，管前門後門的警察也在偷偷地談論着，「喂！你知曉知，學校出毛病了！」

有一批學生們特別忙，他們在貼標語，他們在

寫「米」文章，他們在召集小組會議，他們在演說，他們在發表處理事件意見，他們在……

又有一批學生也特別忙，他們在撕壁報，他們在塗標語，他們在打聽消息，他們在走校長訓導長的公館，他們在——

這兩批忙人的忙時候都同時都在夜裏。

沈琨，被推做這次「米」事件的領袖以後，真有好幾個晚上沒有好好的睡覺了。

沈琨在拉人——不，應該說是號召，他號召全校的學生做他的後盾，他要全體學生都擁護他。「我們要堅定，我們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我們特別要能夠把自己拿穩了。爲了我們的權利，爲了我們全體同學的幸福，我們要知道這個環境的陰惡，但只要我們大家一齊心，這次不會不成功，有人越破壞，我們就應該越氣勁，我們要學校還給我們米！而且我們要趕走這個不要臉的校長。」他把這一大篇道理對平素幾個比較露頭角的什麼學會的常務幹事，同鄉會，同學會的會長他們說，雖然說的時候語句不太慷慨激昂，而且最後一句聲音低得幾乎讓人家聽不出來，但反顯得緊張些，大家「砰砰」的心跳着接受他的話。

李映南這次是米貸金問題委員會的會計，負的是查帳責任，是沈現保舉的，她現在也不說話，也不上課，整天關在膳食委員會的辦公室裏算一年來的米賬，——學生從去年起到今年向學校領了多少斤米，吃了好多斤米，根據這次他們的大發現，學校從去年起到今年向糧政局可能領了多少米！

做校長太太的，做校長祕書的，做訓導長的他們情形比做總務長的要靈得多，當總務長坐在家裏「豬婆娘，豬婆娘」地大發牢騷的時候，她和他們却早就知道米案件發作了。學生們開過會，事情並不算太不嚴重。

做校長的倒是的的確確比總務長還不如，他還不知道學校裏現在有着這麼一回事，他依然在喝酒，在吟詩，在做他自以為的「學者」，校長太太不告訴他消息，他那裏會知道？

雖然，校長太太和陳經理，王訓導長却還不知道此案何由而生？誰「出賣」了他們讓學生知道了那些毛病？

他一口咬定，是高總務長搗的鬼，他說：「我做訓導長不是第一次做，我懂得學生們的心理，學

生們都胆小得很，倘使沒有一些人撐他們的腰，他們敢鬧？你們想，事實擺在面前，米是這個月我們不讓姓高的管的，却偏偏這個月出亂子！」

（這次訓導長當然是最發毛了。他化了心計，化了錢好容易，討得校長太太的歡心，又好容易把總務長從米堆裏踢出去，眼看著自己立刻就進袋，却偏偏現在出了亂子。）

陳經理說「老兄言之有理，老兄言之有理。」校長太太到底是領袖風度，她在這種場合從來不說話附和人家的，當然她心裏也在想：「大概是姓高的底鬼！」

正好，他們都把這件案子的焦點集中在高總務長身上了，包爾若却偏偏帶給他們讓他們糊塗了的消息。

「奇怪！」訓導長的眼睛睜大了，眼珠一動也不動。

「怪哉！」陳經理的眼睛閉了起來。

校長太太是一聲「唔？」

（未完）

一個少女的死

陳哲福

一個秋天的黃昏，日鎮正籠罩在灰色的夜霧裏。天上暗沉沉的，集滿了黑雲，鉛塊似的壓在人們的心上，林中路上河邊不時的響着凋謝了的落葉，發出刷刷的哀鳴，更增強了秋天中一副蕭瑟與淒涼的景色；對面大樹林裏偶爾傳過來一陣鴉叫，在人們意識中似乎更容易聯想到有什麼不祥的事情發生。沿着涓水河邊，有着一條狹窄的街道，路基幾全鋪滿了卵形的圓石，這象徵着與近代文明的道路似乎還隔着一個相當遙遠的距離，街道約莫有五尺來寬，剛剛可以并行着兩部獨輪的車子，街的兩旁建立着櫛比的房屋，其中大部是矮小的店鋪與少數參差的高大的宗祠——它們龐然矗立，俯視羣屋，在這條小小的街中，毋寧說是一羣唯我獨尊的建築。每當守祠的人兒早晚裝香的時節，聲聲的清響不絕於耳，莊嚴地柔和地浮蕩在大氣的中間，而瀰漫至各處，頓使人聯想到此地尚是一個迷信色彩

頗濃，文化水準較為低落的地方。街道上在以前本是冷清清的，間或只有販夫走卒急速地在此地過身，或是幾個本街無事的居民拖着彳亍的步伐在那裏閑散地走着，但是近年來因為戰事的影響，使得城裏連續遷來了一些學校，因此代替着日鎮多年來傳統的謐靜與神祕，而成了一個人口稠密，鎮上頓形熱鬧的場面。

這時在一座老式而寬大的房屋的樓上，——它的外貌似乎已逼近了風燭殘年，但在有些地方仍掩飾不了那是一副大戶人家的氣概——因為今天天氣的突變，主人久已在那空洞陰森的房裏燃起了高貴的洋油燈，它慘淡的光線射在一個年方及笄的少女嬌嫩的臉上，更加深了她的蒼白與憔悴。她坐在窗前乏力地將手支着滿面憂傷的臉孔，兩眼凝神地望着對面那片黑漆漆的樹林嘆息，有時她偶爾轉過頭來，燈光偷偷地深在她臉上的時候，更可看到兩

顆晶瑩的珠淚搖搖欲滴，她左手撫摸着一個白色的藥瓶，神經質的想倒入口裏，突然又下意識地制止了她這種感情的激變。這時她臉上的淚珠已由點滴而變成了潮水般的流着，而聲音也由沉默而變成了輕微的嗚咽了。淚眼模糊中往事忽又清晰地浮現在她的目前。

啊！時光好快那已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可是這些美麗如夢幻的史事，卻始終新鮮地浮現在她心靈的深處。而且縱在她最苦惱的時候，似乎仍不時帶給她一絲飄渺的慰藉，但她今日苦痛的源泉，誰說不就是她所認為夢般的幻景為她所種下的惡果！

K是她心中一個永遠不能忘懷的人物，那紅紅的臉孔，圓而且大的眼睛，說話時老是帶笑的爽朗的聲音，至今猶在她腦海中浮漾。她自考入某某中學以後，因為天賦的美麗，與超人的穎慧，在在都使她受到同學的注意與敬佩，因而在她少女的心中也就愈加形成了一種賤視別人與抬高自我的驕傲感。半年來為她而傾倒的男同學已可編成隊伍了，她每天所接到的信件中幾乎大半都是他們那些追求

說愛的肉麻話兒。最初，在禮教色彩頗濃的環境下而尚未受到新文化洗禮的她，碰到這些從未遇過與從不敢想的事情，的確很使她難乎為情，而在另一方面她更不知要如何對付才好。每次見着男同學她幾乎害怕得不敢抬起頭來，偶爾見到有人偷偷地望她幾眼，她不期然的就在面頰上飛起兩朵紅雲，因此而更增加了她的嫵媚，也因此而更使她成了衆矢之的。但後來她漸漸地習慣了，她已能與其他很多女同學一樣，和男同學在一塊玩球，唱歌，演戲，散步……但因當地風氣關係，有時她似乎總還有點不敢放肆。

K是比她高兩班的男同學，平常在運動場中演講會上，以及品學總評的成績單中，直接間接地得來的印象，已使他在她高傲的少女的心上形成了一個『正可與之親近的角色』。而他對她雖然也很愛慕，不，毋寧說是很崇拜，但他卻始終保持着男性的尊嚴，而不屑做出種種瘋狂追求的動作。自然，二者之間的互尊與互慕，也就更在相互的腦海中抹上一層更深的好感。

那是學校校慶吧！反正是演了一次戲就是。由於他倆天賦的演劇天才，被同學的公意推舉為扮演

雷雨中西鳳與大少爺的角色，在經過很多日夜的排演，更加上演員們的熱誠，不用說此劇的演出，是獲得了相當的成功。當然人是情感動物，數度密切的接近，更加上他們兩人潛在的愛慕，於是他倆的友誼也就因此次的演戲而帶入到一種劃時代的地步。

涓水河邊時有他們的情影，柳蔭樹下亦常可見到他們的踪跡，他們同吃，他們同玩，在月夜，在深林，在沙灘，都不時會傳過來他倆唱唱的情話，與更輕快的歌聲。他們盡情地享受青春的快樂，他們正沈醉在現實的懷抱之中。

記得是在一個月明如晝的晚上，大地深滿了水銀般的光輝；一切沉浸在銀白色的霧裏，正好像美麗的少女披上了一層薄薄的輕紗，微風不着意地吹着，樹葉響起了低低的微語與遠處的蟲聲相應和。啊！多麼富於詩意的景色，多麼令人留戀的月夜！樹林裏的深處黑漆漆的，間或也有些光線從枝葉的罅縫中鑽入，立刻在黑色的幕上被映上了點滴的斑痕，就好像是一串散了滿地的珠子似的。林的左邊，××橋像臥伏的猛獸似的跨過涓河的兩岸，讓流水偷偷地從他腳旁溜過；月光映水，發出無數銀

色鱗鱗的水波，游魚接喋有聲，就好像是水底翻上來的音樂描寫夢意與春光。草地上軟綿綿地，這時正坐着他們兩個，四週人聲鳥聲都已漸歸沉寂，也許他們或牠們都已在或正將做着香甜的美夢吧！天上的月兒始終用銀色的光輝柔和地撫摸着大地的一切，然而有時忽地躲到雲端去了，似乎她也覺察到了他倆的存在，而故意地迴避着自己的視線，因此樹林的深處更加深了它的暮色，也更增加了它的神祕。遠處間有些不甘心的蟲兒在那裏斷續地叫鳴，似乎是說：『只有我能窺探出你們的祕密！』然而就是牠們也距離得太遠了，的確除開他倆自個兒明白，誰會知道他們當時相親相偎到了怎樣的一種親密程度？最初他們囁囁地談着，接着是甜密而長時的熱吻，接着他們似乎是被引導到一種忘我的境界。她想到這裏時，不覺身上猶感到一種輕飄，在她那蒼白的臉上，漸漸地泛上了紅暈，同時似乎還帶來了依稀的笑意。唉！這美麗而荒唐的夢啊！爲何竟只曇花一現？她不覺嘆了一口長氣之後，又沉醉在往事的夢幻中了。

接着是他倆相愛的程度漸漸已招起了一些旁人的流言，她父親連忙勒令她暫時停學，而且他也很

受了校方的注意。但是時間空間的距離何嘗能阻住他倆的愛戀——隔離多日，一旦有時偷偷地晤了面時，多少相思，多少情話，多少熱吻，更緊緊地把他倆的靈魂沉浸在愛海之中。想到這裏她臉上不覺又飛起了一朵紅暈，在慘白的燈光下，更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然而老天似乎專與苦人作對，就是這樣的情形也沒有容許繼續多久。興念及此，她似乎還有一股不平的怨氣隱藏在她靈魂的深處。

智識青年從軍的高潮響遍了全國每個角落，凡有志氣的熱血青年，眼望着國家千鈞一髮，自己家鄉危在旦夕，誰個不滿腔熱血，奮志投軍！尤其K君最近接到他親戚自家鄉寄來的信，這不啻對他是一個致命的打擊！的確，誰相信哩？早兩個月前家中還寄來了錢，而且小妹妹還在向哥哥問好，可是現在——僅只隔着兩個月啊！他的家鄉已起了何等巨大的變遷！當獸蹄踏上故鄉莊嚴的原野，他的父母，他的姊妹，他的家，即已在皇軍的刀下悽慘地踏入了另一個世界，每當黃昏風過林中樹動，他似乎即已嗅到了那血腥的陰風，三更人靜睡眼朦朧中，他更屢見慈祥的親容，現在只剩下一片令人魂斷

的碧血。他欲哭無淚，他整個的身心已被燃起了憤怒的火焰，他日夜所想到的就只有復仇！復仇！是的，他幾乎已失去了理性，他已回復到原始時代的野蠻，他已變成了一隻想吃人血的猛獸。當然從軍對他那時是最好沒有的了。於是K君就在這樣一股熱流中推走了。在極悲痛中爲着怕她傷心，他終於偷偷地離開了她，等到他們的隊伍離日鎮已有一個相當的距離以後，他才簡短地函告了他的出走。真的，他並不是一個負心的人，爲着更愛他的國家，爲着向他的敵人復仇，他只有忍痛犧牲了纏綿的愛情。而且他最後還安慰她，只要他能生還的話，他一定是永遠屬於她的。啊！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對她是一個多麼沉重的打擊！幾天來她不思茶飯，幾天來爲此而痛哭流涕。但受多年來教育的陶冶，終於解脫了她的憂傷。「覆巢之下，決無完卵」，她明瞭了國家重於私情的觀念之後，在她受創的心中代替着她滿臉愁容的，已是那光榮與驕傲的微笑。

漸漸她身體內部似乎發生了變化，她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這突如其來的一串事實，在她剛成年的少女的心中將帶來了何等巨大的驚慌！何況在她的周圍還籠罩着一層舊禮教色彩的氣氛。於

是她始終不言，始終瞞着。然而這不平常的事情終於被她的繼母窺知了。她的繼母是個卅上下陰險心窄的女人，一向對她就不懷着怎樣的好感，她整天滿臉堆着笑容，心事卻無時不在計算着對方，她對她手段的毒辣，以及不時在父親前搬弄事非的活生生事實，至今在她心中猶刻劃着很深的痕跡。這次不幸事件的發生，她知道繼母決不會放鬆她的。而父親呢？雖說以前對她還算不壞，但自從母親過世有了繼母之後，他對她已久有淡漠之感了。而且父親素來就是一個愛講門戶，最重面子的人，現在她犯下了這樣彌天大禍，天知道他會拿怎樣一副態度對付自己？要是母親在世的話，不是還可倒在母親的懷裏痛快地大哭一場，雖仍免不了要受幾句慈祥的斥責，但何嘗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可是現在呢？母親在兩年前已經死了。「啊！母親！您老在天之靈可會想到您老唯一的愛女現正臨近了深淵的邊緣？」回憶至此，她無神而失望的兩眼，茫然地望着遠處灰色的太空，同時不期然地發出了上面低低的哀訴。不是那時也會想到逃走嗎？她接着望下想了。但她一個陌生女子，既無親人，又無朋友，茫茫人海何處是自己的歸宿？雖說心中還有個遙遠

的他，但也許是因為被調上了前線吧！幾個月來，竟沒有消息。不，縱使有，恐怕也不會落在她手裏的了，繼母鷹樣的眼睛老早就注意到了啊！她日以繼夜的埋在被裏哭着想着，但總得不出很好的辦法，她橫着心只有等待着厄運的來臨。

果然要來的終於來了，父親知道了以後，氣憤得暴跳如雷，更加上繼母從旁慫恿，幾乎使他失去了理性而想要親手殺死他唯一的女兒，終於他像是發覺了「家醜不可外揚」的理論，趕緊將她許配給了一個做生意的人家，而且爲着安全起見，并且決定在最近就舉行婚禮。

順從命運呢？還是走另外一條道路？她現在坐在窗前就正考慮到這個問題。

突然王君與她的盟誓如巨影般地浮現在她的心頭，而且迅速地沉重地壓在她脆弱的心上，幾乎窒息得使她透不過氣來；是的，她絕不能背叛誓約，這是他倆用偉大的純正的，愛情所訂下的崇高的詩篇，她要反抗！她要誓死反抗！她要用自己的血來灌溉着它，使它能永久生長在人們的記憶之中。突然她身上像得了一股無名的力氣，像是剛從上帝的手中奪回了生命似的。同時遙遠的他在她心上閃耀

出崇高的光芒。但這一切忽地又模糊了，現實的苦痛立刻又把她從夢幻裏驚醒。她對這次結婚，反抗哀求的結果，只爲她帶來了更難受的氣憤與羞辱。後天她就得出嫁了，雙方都已準備好了一切，這似乎已成了無可挽回的厄運。望着對岸黑漆漆的樹林——啊！這帶給她生之快樂也帶給她生之痛苦的源泉——她的淚水更忍不住如潮水般地湧着。

房中的燈光由慘白而變成更暗淡了；天上的黑雲逐漸加深着，更顯出一副陰森可怖的場面，對面林中忽地傳過來一陣清晰地鴉叫，淒厲地劃破沉寂的長空，而帶給人以一種恐懼的感覺。河邊幾顆白楊樹映着水光，僅剩下幾團模糊的黑影，微風響處，樹葉沙沙哀鳴，就好像是一羣巨鬼在那裏低低地泣訴；遠處祠堂裏傳過來清磬的響聲，悠悠地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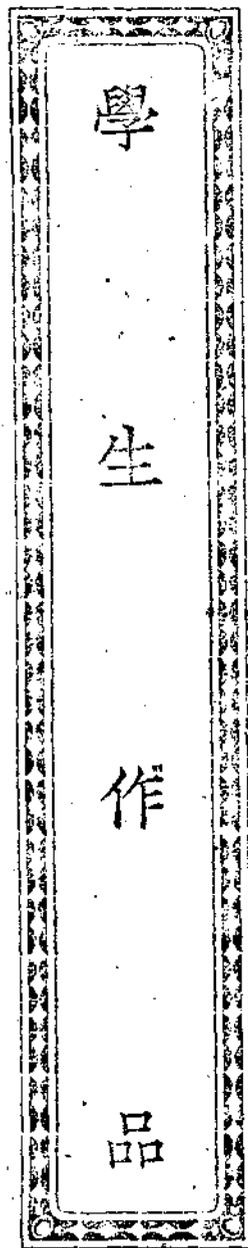
漾在大氣中，正好像一片催命的喪鐘，沉重地在她耳旁縈迴不散。啊！好一副淒涼可怖的暮色，她坐在窗前不禁毛骨聳然，週身隨着發出了微微的抖慄。燈光模糊中，只見見她微微的小嘴在那裏輕輕蠕動。「唉！這難道就是我的歸宿？女的生來就要受這樣的磨難？你殘酷無情的世界，你抹着人血的禮教爲何不都爲我全部毀滅！」這時她兩眼發出了無比的絕望的兇光，向周圍慢慢移動，她突然像一匹瘋狂了的野獸攫住了那瓶毒藥，向口中傾入，過了一會，轟的一聲她倒了下去，漸漸的大地的一切已在她凝滯的神智中失去了記憶，這時房中死寂寂的，只有窗外的雨正使勁的下着，好像是在悲悼這無辜的美麗的少女的身亡。

一九四六，六，二三，於中大。

昆蟲的聽覺

聽覺是一種高等動物的特點。有些生物雖然有驚人的觸覺、嗅覺和視覺，但是說到聽覺，不是完全沒有，就是差不多聾的。蟲類會聽的很少，大多數的昆蟲，像螞蟻等，一點兒也不能聽的。

離開蜜蜂一寸遠的地方，彈高的琴音，他也不注意一點兒。各種蟲類如蠅的知覺，有些地方比我們利害得多。但是他們的聽覺，不僅蠅，就是最高的蟲類，如蜜蜂、螞蟻等，都完全沒有。



生意

松

「生意」這兩個字很平常，極普通，隨便任何一個鄉佬老，你問他，他也不會不遲疑地回答：「生意，就是做買賣，就是經商，這一道可以賺錢，可以發財，可以起家，可以立業，有錢萬事足，有錢能買猴上樹，有錢能使鬼推磨，財通神路，米麵夫妻，酒肉朋友，沒有錢，啥都扯淡，親戚少來往，朋友瞧不起，再摩登的老婆，都會跟着人家跑……是不？朋友！人人都喜歡賺錢，人人都必須賺錢，要賺錢就得做生意，否則，就不能活下去。」這些話深深的感動了我，不，不只我一人，誰聽到都會受感動，不過不加深索，或者沒有我感動的利害罷了。

「生意」，生意二字，真奧妙，有趣味，我可以借子思老夫子的一句話來解釋，那就是「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也。」感觸不錯，我想是有道理的。我咀嚼着這兩個字，「生意」，哦！生意就是做買賣，做買賣可以賺錢，有錢，生活才能夠有意味，這樣看來，做「生意」生活才有意義，否則，生活不就沒有意義了嗎？原來「生意」二字是如此解釋才對的喇！

「干里來做官，為的吃合穿，」吃合穿需要化錢，化錢需要賺，那就得做生意，作官人是這樣；又「沒利誰肯早起」？推而至於任何職業界，任何機關團體，任何部門，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中國人、外國人、今世人、古代人、黃種、黑種、白種、漢、滿、蒙、回、藏、苗、大和、日爾曼、條頓、撒凱遜、各種民族，即而至於動物，植物凡有機體有生命的東西，整日、整月、整年、整整一輩子，熙來攘往，生氣勃勃，為的都是「生意」——生命的意義。也一時一刻不離開他們的終身工作，「生意」——這可能營求有益於他的生活，希望能夠多些收穫，多些贏利，作「生意」

才有「生意」。

我國自神農（傳說中有這個時代而已）定貨物權衡制後，遂教民日中為市，開始貿易，大概就成為「生意」的起源，迨至後世貨、幣、甲、殼、貝、布……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乃至更多的易物之物，為者衆矣，方法愈奇，有直接而為者，有間接而為者，標新立異，詭詐多端，真字號與假藥者有之，掛羊頭賣狗肉者亦有之；然而於名目外觀上，卻講究而又講究，堂皇而又堂皇，甚而硬討古聖先賢拉在裏面，以習腔作勢，好抬高其職業價值（反），如「五洲寄跡陶公業，四海交遊晏子風，」「洪範五福先言富，大學十章半理財，」「經營不謬陶朱富，貨殖何妨子貢賢」……豈知洪範、大學、晏子、子貢等當時的經營理財，是不是經營弄錢？囤積居奇？利己損人？究竟那「交以道、接以禮、一同和氣；近者悅、遠者來、四海春風，」是這樣解釋的嗎？什麼「一本萬利，日進斗金」恨不把人家坑死

了，利令智昏，尤其陶朱公，雖三致千金，而能散其財，若不學散之，而只習聚斂，「生財有道」可謂適得其反，但今之商者，有幾個例外？——即有，亦且日既昇時的晨星，不但寥寥，恐將找會不出的吧！

不過這些「生意經」雖如此鴻運發展，不管巧立名目，說辭多端也罷，總還有點忌諱，不敢明目張膽，任意敲詐，良心驅使着他總還有點限度，而竟有一般人，恣意爲虐，毫無忌憚。甚而明明在殺人，在吃人，卻滿口「仁義、道德、民主、解放」，以服務爲取財的階梯，以政權作營私的利刃，還有以學校當貨棧，以學生作商品，……反不若行商賈之爲其事，而不諱其名也，這種「簡直多得，多得不可勝計，整個的社會全爲其籠罩而無遺，張開眼一看，除看見些白茫茫的濃霧，此外還有什麼呢？趨利若鶩之心日熾，無怪乎「世風之頹江河日下」了。青年的朋友，唯有良好的環境，方值得我們的踴躍，那麼請你告訴我，有甚麼環境是良好的呀！

還鄉

野生

當滑竿一登上牛王山脚的時候，光彩陡然從媽媽老嫗的臉上泛了出來。充滿了笑意，充滿了喜悅。媽媽的精力那間是瀟瀟了。媽媽好像年青了許多。眼睛不住地四面

張望，口齒清楚地講述不休，手也不停地指畫。那是長毛淹死花大婆的井，那是跌死王三公的三尖角田，那是松毛山，那是吞口塘，那是……一處處，都是媽媽多年來和我們講述過若干次數的地方。在我們耳朵裏都聽得爛熟了。今天，媽媽用微微帶有主人般驕傲的聲調——在爲她的子女復述印證着。那熱情洋溢的聲音，又好像是在和她的子女說話，尚像是在和當年與媽媽共同生活在這裏過的人話舊一樣。

層層的河山，散開去又聚攏來，聚攏來又散開去。終於，滑竿把媽媽停放在度過她整個童年歲月的老屋門前了。低聲壓着姨門，媽媽輕快而熟悉地從門下踏了進去。

一座荒墳，滿生青草，媽媽虔誠地朝它拜了又拜。拜罷起來，又繞着墳撫摩察視着墳土。之後，扶住一棵老樹，悵悵而低沉地向我們吩咐說：「我的老母親就在這下面睡着。你們也磕頭罷。誠誠心心的。她老人好保佑你！」妹妹和我立刻都恭恭敬敬地磕頭下去。

椅子樹依舊在田廬上開花。石板路依舊從屋前繞過去。媽媽度過少女生活的織布機也還有表姐在上面織着布。舅舅淘氣打毀了的牆缺還是缺着。高高挺立在牆外的大柏樹，媽媽還記得清楚，外祖父拉着她的小手

去栽種時的情形……都無恙啊，一切一切都無恙啊！

這就是故鄉，多年來媽媽心魂縈繞的故鄉。媽媽今天終於又回來了！你看，媽媽天天四處不息的奔走，顯得有多疲倦，又顯得有多麼快樂。我從沒有看見媽媽曾經這樣過。

我好奇地用力探視周遭：拔草，掘掘樹，用足重重踐踏每一足的泥土……想努力發掘出這迷人的大地底祕奧。

端午節在景海

程殿華

「端午節」這三個字，對於我們該是一個很熟悉的名詞，因爲這一天我們有粽子吃，煮沙的，火腿的……可是「景海」，是有許多人不知道的。我覺得有介紹的必要。

景海有四十三年的歷史了，是我國開始有幼稚師範的第一個學校。一直到現在，仍然有不少人來請求幼稚園的教師。而已經畢業的同學，現在正在中國的每個角落裏服務着。真正的創辦人是位美國女性，我們稱她爲「海先生」。她有活潑的精神和悅人的態度，在中國服務達三十年之久，最近才在她的故鄉安然離世；她給我們的學校產生了和她一樣的活潑好學的精神。「景海」也就是象徵她的意思。

抗戰期間，景海從蘇州遷到重慶復校。

勝利後，一部分的教師帶着一羣學生，抱着滿懷的希望，乘坐救濟總署的木船，順江而下，經過四十三天的行程，到達了蘇州本校。現在我們像天使似的生活着。有廣大的校舍和操場，的確是一個最好的讀書環境。

端午節的前夕，我們的晚自修就上得不安靜了。廚房裏正在煮粽子，有赤草粽和棗子粽，一陣陣的香氣朝鼻子裏衝進來，使得我們實在唸不進書了；蚊子叫似的嗡嗡聲塞滿了自修室，大家死藉，明天每人可以吃幾個？你對我做鬼臉？我對你做鬼臉？

「喂，阿玲。快做深呼吸，你聞，好香啊！」大家伸長了頸項作着深呼吸，值日的老師看着我們也笑了。不是嗎？這是勝利後一個端午節呀！

早餐桌上擺了很多的粽子，一數之下每人可吃到兩隻，棗子、沙各一，這次的早飯可十分的安靜，因為我們的嘴都要去對付粽子，沒有空閒講話了。雖然粽子上的白糖少得可憐，但是大家仍然吃得很高興。當然，我們比那些吃樹皮草根的災民來，是幸福得多了。

上課時，每個同學的胸前都掛得叮叮噹噹的，那些五彩的小粽子啊，結綳的小蒜啊，都耀武揚威的一顯她們的身手，當然又免不了有一翻爭吵，因為我們這些女孩子都是喜歡這些小玩意兒的。

老師吃力的在講解着屈原原文，我們卻在想着「划龍船」的盛況，嘆息着戰爭把這些事都取消了……忽然一句：

「不啊，你不能搶我的，是我的，我……」把老師的講書也給打斷了，眯着一對老花眼睛，呆呆地望着我們，一臉莫明其妙的神情，害得我們都笑出聲來了。珍和琴也不好意思再搶了，只得尷尬地跟着笑起來。

出人意料的，午餐桌上有許多的枇杷，「大概蘇州規矩，端午節是與吃枇杷的。」我們這些外省人都這樣想。唱過謝飯歌，校長先生站起來報告了：

「各位同學，你們看見沒有宿舍後面那一棵枇杷樹，上面的枇杷現在都擺在各位的面前了，我一直不准同學或者工友去採，因為學校是我們的，學校裏每一樣東西，每一個人都有享受的權利。枇杷雖然少，每個同學大概可以吃到三個，我們應該吃得很高興，因為這是我們樹上生的。」我們怎麼能不感動呢？這一種有福同享，毫不自私的精神。

這一天的日子可說是過得很有價值的，我們得到了很多的教訓，也得到了快樂，這些祇不過是「景海」生活的一個片段，可是由此卻可以看出我們景海的精神，像一個快樂的大家庭。

菜油燈的復活

冷英

考試了！在屋角撲滿灰塵的菜油燈又復活起來了，它們又重一度地被同學們寵愛着。燈光飄飄地燃着，似對它們的主人訴說那久別的思想。由於電燈的裝置，它們便被同學們忘掉了。大考來了！同學們都想借一點睡覺的機會來看看書，稍稍彌補以前玩耍的損失。

室中，燈燃着在桌上，人伏在桌上看着書。有的把燈掛在牀頭，躺在牀上看着書。但不久眼睛模糊了，閉了眼入了夢鄉，屋裏靜得很，那有節調的鼾聲，一聲聲地從嘴裏退出來。伏在桌上的仍低着頭疲倦地，看着，

「書看熟了」一個問着對面的一個，

「沒有」

「天這樣熱看得進什麼」煩燥地

「唔」

「明天怎樣考」

「明天……」

「唔」

這樣的問答各處都可聽到，人總是這樣說着，現出無限疲倦。

夜！黑深深地，天熱得要命，窗外時時吹進一絲熱風，吹得心裏怪煩的。

「這樣的生活」一個人把書一推不高興地說，

人雖然捱過這生活，但仍很疲倦地伏在桌上看着，看着……

菜油燈的復活，給同學們代表了苦煩，代表了希望——放假。

悽慘的重逢

陳文

前幾天在街上遇到了賴姐，她對我說：「李雲由西安來了」，並叫我有空閒去看看她因了功課的煩忙，再加上我最近不愛出外特性，便好幾天了也懶得去。

星期日，昨天開始下的雨還在繼續的下着，怪愁人的。悶在宿舍內，已經有整整的一天了！這是時間很明顯的告訴給我們：窗外灰色的夜幕不是正垂下來了嗎？狹小的宿舍，白色的剝蝕了的牆壁，和桌子上那些凌亂了的書籍，都使我起了一種極端的反感，鬱積了一天的煩愁都湧上心頭來，順便擰了一把傘冒雨走出去，在跨出校門的時，便決定了去看蔡姐去，希望在她那裏找得些溫暖的友情和安慰。

細細的春雨，落在紙製的傘上，發出沙沙的聲音，我踏在泥濘的道路上心裏覺得非常寂寞。陰霾的天空，灰色的四周更添了幾絲愁意。

在路上我想着過去的一些事情：在七年

以前，我和蔡是同班的同學，是在北方的一個小縣城裏。那時我只有十二歲，她比我長五歲。因了家裏互相來往，我們又都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所以便格外的親密些。她把我當做弟弟的看待，在我和她同班的那一年中，我時時受着那異姓姐姐的愛撫，後來學校被炸了，她家也因此遷往到鄉下去了，從此我們也就星散了！

由中山路轉入東邊的一個小巷內，天色已由深灰色而變成淡墨色了！雨仍是細細的飄着，小巷裏的路比大街上更為泥濘，在一端的牆角下，雨水已匯成了幾個小的沼澤，細細的一股水，還正在繼續的向進流着。她姐姐李雲家的大門，就在那幾塊小沼澤的對面，黑色的油漆已被風雨剝蝕了一半。鐵製的大環，已經生了銹，靜靜的掛在那裏，我跨上了門前的石階，在微紅色的門環上照例地敲了兩下。

隨着「呀」地一聲她姐姐賴底帶笑的笑臉，從門的隙縫中露出來，我跟着她而進了

現在所住的臥室。她便悄悄地出去了！一盞昏黃的煤油燈，放在牀邊的書桌上，燈旁放着二個牛乳杯子，小孩子吃奶的管子，一端拖在桌子上，一端正浸在牛乳中，小孩子的襯衣，尿布，以及幾本書都雜亂地堆在桌子上。這一切，都說異，他平日本來是愛好的，怎麼現在他室中如此的狼狽，而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是她姐姐告訴

我，她現在正害着很厲害的病。

狹窄的臥室裏，在桌子的頂端放着一張大木牀，已佔了全室一半的面積，牀子的一端靜靜的擱在牀頭的牆角上，另一端在牀沿上在來回地擺動着。在我被很大的詫異和意外的事情生之下怔住了的時候，她在牀上叫着我的名字「欲翔」，微弱而喘息，接着便是幾聲乾咳，淹沒了細微的餘音。比先前更大的詫異又來擊擊着我，什麼病能使從前以身體強壯而自豪的蔡姐變得這樣軟弱呢？在昏燈的映照下，我見她背靠着一疊被子，在那裏坐着，一條灰色的被，蓋住了她底半個身子，瘦削的臉上，大而圓的眼睛深陷了下去，酷似二個小酒盃反罩在臉上。額骨也異於平日特別的高了，平日常見的愉快的笑容，及朝霞般的色彩，也被病魔帶去了！

她用手微微的招了一下，才把我從凝思中喚醒。她起了那垂着的軀我坐在她的面前。「唉！好幾年沒見，你看我還像不像我從前！瘦的不成樣子了！」她捲起了袖子，露出手腕給我看看。真的，她的臂，細得和一個小女孩一樣。她又說：「也不算十分長啊！這中間只僅僅的七年。」

「僅僅的七年」在我嘴裏裏濺濺着，而引起了許多難忘的往事，我連忙用話把它門抑制下去。「你什麼時候來到這裏？病是不變的，吃些藥，休養幾天，心裏想開些，就會好的。」

「心裏想開，那是不易容的」她不回答我的問話，而感嘆地說「我心裏時刻在縲着一塊忘不了的東西，叫我怎能想得開呢？」最後的一句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清楚，她微微地喘息了一會後，接着便又是一陣乾咳。

對面的房子裏，發出了孩子們的喊聲，那是瓊姐的孩子們！從窗口露出去，狹小的房院裏已經罩上了一層黑幕。

一股細微的呼吸的鼻音，從牀的另一端發出。一個小孩正在睡着覺，粉紅色的臉上，有許多部分和瓊姐很像，「這就是你底孩子嗎？」三年前聽人說她便和一個學法律的人結了婚，還生了一個孩子。我指着睡着的孩子問。

「是的」她較興奮了一點，接着又頹然地說：「那是罪孽」大概是又觸着了她的創傷。

我又看了看她底孩子，他仍然很香甜的睡着，蘋果色的兩頰上，透露出充分的睡意。

「你現在比從前強健的多了」她坐了起來緩緩地說：「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在三年前的時候，那是我正在女中讀書。那時我的身體真壯」她指着她底臂膀「竟比現在的小腿要粗。每逢開運動會的時候，我便要參加，尤其是籃球，我總是充當着隊長」她神往似的說「唉！現在我很明白什麼致使我成

了現在這個樣子，我現在只能想，或者夢。那已是千古的恨事了！現在我一看見我從前的像片便難受，一聽到我的咳嗽聲，就好像有刀子在扯割着我底心，這都是命」……劇烈的乾咳截止了她要向下脫的話，她爬起來，在喘息中勉強地吐了一口唾沫在痰盂裏。輕輕地閉上了眼睛。

這一席傷感的話，除了加重我失望後的悲哀外，又使我替她非常難受。在未叫門以前，我理想中的瓊姐，仍是和從前一樣的健壯，活潑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好和我愉快的談談這幾年別離後的情景，有趣，快樂的故事，或再溫溫從前同班時的舊夢。再讓她分嘗些我這幾年寂寞的滋味……而沒有想到，從前那樣健壯的她！竟變成現在這樣子，一張黃瘦無光的臉，幾聲無力的乾咳，幾頁悲傷的回憶，交織成她現在灰色人生。

瓊姐端來了二杯開水，一杯放在近她的窗台上，另一杯是給我的，她擦了擦額上的雨水，便出去了！隨着她漸漸微弱的足音，沉重的金屬聲，陸續地傳來了八下。我意識到時間不早了，校方已經上自习有二點半鐘了，該是回去的時候，在我向他告辭的時候，她再要我留在她那裏半點鐘，我答應了她！

小孩在牀上，擰了擰頭，反了一下身又睡着了。

「你母親還是那麼和藹吧？」他把眼光

從孩子身上收回去，而轉眼對我說：「你母親真好，如果當年我嫁到你家去的話何至於成了現在這樣子呢」；她又輕輕地嘆息着。「當年嫁去你家去的話」使我底頭發暈了！剛才抑制住的慘傷的回憶，又清晰地映上了我的心幕，「僅僅的七年」變化卻這樣的大。活人死掉，活人病倒，小孩產生，真真測測！七年前，那時我的哥哥還健在着，比她小一歲，他二人感情非常好，她更喜歡我母親的為人，她想做她底兒媳。我又見過她們互相寫的信，細軟而親切，常常希冀着美滿，幸福的將來。母親也暗允了他們的婚事，那時他們生活有如春暖花開的時候！

我哥哥被戰爭奪去性命的惡耗傳來，給我們帶來了極端的不幸，同時也扯裂了她底心，希求着美滿的將來已被日寇的血手攪破，而成了泡影，將實踐的諾言，也因之而變為夢囈。在無可奈何的悲傷下，她結了婚。

「欲翔」她微弱的呼聲，把我從懷慘的回憶中又喚到目前懷慘的現實裏。她深深的眼睛裏，已含了二粒晶瑩的淚珠，「我現在回想起那時的生活，真快活，成天沉醉在了解，同情的友愛裏，你哥哥又是那樣的好我真不忍回想，但是有時還不能不想！我成天就這樣地折磨着自己！真想不到七年的變化竟這樣地快，也想不到能帶給我這樣大

的痛苦！」

我又意識到眼前的繁姐，已不是那時我以爲是我嫂嫂的繁姐了！而現在卻成了另一個孩子的母親，這件事的變化，竟成爲致使他成爲現在這個樣子的主要原因。

她把蘭姐端來的開水喝了一口，慢慢地說：「我結婚後，婆母使我很不滿意，欲期，你知道我是愛要好的，一切的事情總要爭氣。一天早晨起來，要忙到睡覺，有時半夜裏還要照料孩子，自時再加上些我受不了的閒氣，我怎能受得了，終於在他家掙扎了三年，而失掉我僅有的健康而病倒了，前些天我來這裏養病，聽繁姐說，你在這裏，並常到這裏來，我很高興，想見見你，可是，一直等了十幾天，總不見你來，你功課很忙

吧！」

我剛要開口說話，她微弱而喘息的聲音又在我的耳邊盪漾着：「用功也好；多學些再好也沒有了！你和你哥哥很像。」她凝思了一會，繼續地說：「我從你的言語，舉止中看出你哥哥的些影子來，唉！只是少了一個人了，她瘦黃的臉上微微地透出一絲悽慘的笑意。

時間的確不早了，窗外是墨黑一片，簷前的雨水落到石階上，發出淅淅瀝瀝單調的聲音。在寂寞悽痛的情景下，我向她告別了：「有功夫常來看我，我非常喜歡你來，有人說我是癆病。反正……，一陣乾咳又截止了她所要在下說的話！她底輕咳的聲音，像一把銳利白刀子，在我有創傷的心靈上刺

着。

「繁姐，安心的養病吧！我一定常常來看你的。」我跨過門檻的當兒回過頭來對他說，我還能說什麼呢？他正在一隻手支着臉，一隻手拿着手帕擦眼睛。

黑漆漆的天空，還向下飄着春雨，門前的沼澤，已被黑暗所吞蝕了，黑色的油漆門，也和夜幕拉成一片，細雨落在傘上，仍發出沙沙的聲音。好像對夜風低語着這七年中事物的變幻，我不禁打了幾個寒噤。

「僅僅的七年，這一句話，緊緊地咬着，我底心，我茫然地走着。在春天的雨夜裏，像一個孤獨的幽靈。」

最初學飛行的人

最初坐在飛行的球裏，從地下升到天空去的，實在是一頭羊和一只鴨。人不敢先到那上面沒有去過的地方去嘗試，就想法子把這類動物送到上邊測驗。這是法國某紙廠的兩個小老闆在一七八三年七月五日做的事情。他們繫的這個氣球，從巴黎放上去，放到了一千五百尺高。然後慢慢地降下來。

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人類航空中的偉績創始了。法國青年科學家羅氏和步隊少校阿蘭特侯爵實行空際航行。他們兩人坐在一隻氣球裏，在這二十一日下午二時，從人羣中升上去了。這個奇特的東西升上去的時候，使看的人都提心吊膽。但是到高空，這兩個航空家，在上面揚巾舉手。下面的觀衆歡聲四起。這次在空停留了二十四分鐘，達到三千尺高。

之譯繙文作及語英究研

書具工新最

A MODER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BY WANG HSUEH-CHE

現代漢英辭典

王雲五校訂 王學哲編輯

袖珍本一冊 六百八十餘頁 定價七元

英語之學習與應用，隨國際合作之進度而日增其重要性，本辭典之功用，在以漢字譯為英語，即係應此需要而編成，為溝通文化，研究英語之有效工具。所選單字與詞語，均為日常最通用者，並加入許多最近流行之新名詞。全部單字六千餘，詞語約三萬，譯文力求準確、簡明、與習見，期合於一般學生作文繙譯之參考。書按四角號碼檢字法排列，後附筆畫索引，檢查極為便捷。

版出館書印務商

徵稿簡則

- 一、本誌分設(1)論著(2)科學知識(3)國際知識(4)人物傳記(5)新書精華(6)文藝(7)學生信箱……等欄，歡迎投稿。
- 二、來稿請用語體文，字數最好在四千字左右，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如有插圖，請用黑墨整潔精繪於白色紙上。
- 三、來稿署名聽作者自便，但須詳附真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 四、來稿附足退稿郵費者，可以寄還。
- 五、來稿本社有酌量刪改之權。
- 六、來稿經揭載後，酌酬現金或本誌，但已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七、來稿一經揭載，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有，非經許可，不得再在他處發表。
- 八、來稿請寄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學生雜誌社。

學生雜誌社謹訂

學生雜誌 第二十三卷 第八期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五月初版

每冊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不許轉載

主編者	王學哲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三十五年七月份初版新書

- 黑雲暴雨到明霞 羅家倫著 定價一元八角
 倫理學體系(一名中國) 汪少倫著 定價四元
 道德自我之建立 唐君毅著 定價二元二角
 近代哲學的精神 雙星譯 二册 (上)二元六角 (下)二元五角
 J. Royce: The Spirit of Modern Philosophy
 人事工程學 張敬輝譯 定價二元四角
 C. K. Yang: Elements of Human Engineering
 中國青年組訓問題 吳耀暉著 定價二元五角
 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 齊啓明著 定價七元八角
 現代社會事業 言心哲著 定價五元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陳寅恪著 定價二元二角
 英國高級文官 王世憲譯 定價三元
 H. K. Hale: The Higher Civil Service of Great Britain
 現行親屬法論 李宜霖著 定價三元四角
 警察法總論(增訂本) 鄭宗楷著 定價四元
 世界體育史綱要 程登科著 定價三元八角
 英漢分類美國俗語辭典 李香谷譯 定價十元
 M. H. Wescoat: A Dictionary of American Slang (Translated by Li Hsiang-ku)
 醫學養生學要論 井上敏雄著 定價三元
 小治 朱建龍譯 定價二元八角
 工程管理 梅成章著 定價二元八角
 中國戲劇運動(新中國戲劇簡評) 田舍著 定價一元六角
 社會教育講演稿 陳治策編著 定價一元二角
 輔導錄 沈蔚德著 定價三元三角
 在常在(五幕劇) 鮑慶平譯 定價二元
 霞 沼(小說) 鮑慶平譯 定價二元
 George Sand: La Mare au Diable
 唐代文化史研究 羅香林著 定價二元五角
 太平天国史事日誌 郭廷以著 二册定價三十元
 張文襄公年譜 許同華編著 定價四元二角
 檳榔嶼志略(中國南洋學會主編) 姚增祥著 定價一元四角

以上各書上海定價每百發售 外埠另加郵運費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東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〇二四號